

# 在那黑色的「箱子」裏究竟有什麼？

作者: 路人甲

Powered by [紙言](#)

## 獨來獨往的最強玩家

場來共有，不，是剩下四名玩家——〈Emi〉、〈ゼロ〉、〈撒旦〉、〈kirk〉。

〈ゼロ〉拿起了等離子砲準〈Emi〉，同時躲避著其餘兩人的攻擊。由於〈Emi〉也在逃跑，所以使〈ゼロ〉更難準。

〈ゼロ〉對住〈Emi〉的前方射了一砲，而〈Emi〉又沒有察覺，繼續跑，以至〈Emi〉被命中，倒地了。

HP倒扣一半。

隨即，〈ゼロ〉繞了大半圈跑到〈kirk〉背後。

卻站起的〈Emi〉舉起大砲，瞄準〈ゼロ〉。

〈撒旦〉一躍而起，向〈ゼロ〉降落。

〈ゼロ〉咧嘴一笑，看準時機屈膝跳起，剛好〈Emi〉笑著扣下了扳機。

還未反應過來的〈kirk〉和在空中無法控制落點的〈撒旦〉一下子被光芒淹沒。

二人HP歸零。

〈ゼロ〉一著地便衝向〈Emi〉，〈Emi〉又對著〈ゼロ〉扣下板機。

在那之前，〈ゼロ〉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按著額頭，然後消失掉。

原本咧嘴笑著的〈Emi〉變成了磨牙切齒。

〈Emi〉環顧四周，還看不見〈ゼロ〉的身影，便把砲口指向上，發射了無數粒小光速。那些光速上升到一定高度後便向場內掉，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而自己則展開防護罩。

槍林彈雨過後，還是看不見〈ゼロ〉，連影子也沒有半個。

『在你後面』

〈ゼロ〉發信息給〈Emi〉。

〈Emi〉趕忙轉身，同時〈ゼロ〉用兩把刀X字型斬在〈Emi〉的胸口上。

之後又不停亂斬。

雙手分別五十多下後，〈ゼロ〉又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按著額頭。

這次出現的地方是〈Emi〉的後方。

〈ゼロ〉拿起等離子砲，把槍口貼在〈Emi〉的背脊，再扣下扳機——

〈Emi〉血量歸零。

@@@@@

這網絡遊戲叫「Beyond the Gaming System, Beyond the Possibility」，簡稱「BGSP」。而遊戲玩家間流傳著這麼一個傳說——

——『當你遇上〈ゼロ〉，HP就永遠歸零，正如其名，因為他是死神——再多人上也是一樣』——  
之類的。

聊天室也在討論剛才的對戰中名為〈ゼロ〉的玩家。

『所以呢！就是他吧！』

『只能是他吧！』

『他的動作很厲害！』

『果然是死神！』

看著聊天室內容的紅髮少年默默登出遊戲，出門上學。

他心想。

——死神也不錯。

@@@@@

早上，藍天白雲——坐在窗邊的卡特爾心想著天氣不錯。

告訴你，這種天氣壞事被好事發生的機會高。

班房裏，男女生圍成一個圈子談天說地，當中沒有卡特爾的位置。

卡特爾向左邊的窗外景色望，以右手托住頭，紅髮劉海垂下借蓋右眼。紅瞳撲克臉彷彿在告訴別人不要靠近。

咩咩咩咩

班房門緩緩拉開，進來的是一名女生，棕色真髮長至腰間，軟弱秀髮隨著滿些踏出而飄逸。

喔喔喔喔

對男生來說是女神級存在，即使對女生來說，也是很養眼的。

可愛且成熟的外貌、晶瑩剔透的眼眸，再加上迷人的微笑，吸引住無數男生的目光。

才剛入班房，女生便圍起她，男生則只能保持距離。

「吶吶！昨晚的連續劇看了沒？」

「這遊戲你有沒有玩？」

站在山腳的男生跟本不能接近高居於聖山頂的她。

黑羽幸子。

這是此校花的名字。

能夠動搖所有男生的心的女生的名字——幾乎。

窗邊的卡特爾正閉目養神。

於站立人群中坐著的幸子偷望了卡特爾一眼，心裡只覺不愉快。

——女孩子有什麼好。

卡特爾心想。

@@@@@

放學的時候，卡特爾剛好看見了正跟其他女生聊天的幸子。

——女生這東西，還真夠嘔心。

幸子也望向了卡特爾，然後她向他微笑了。

一般男生都會變得臉紅耳赤，卡特爾卻若無其事地望住幸子，之後又望向其他東西。

毫無感覺。

卡特爾收拾好東西，從書包中拿出並穿上深藍色連帽外套，背起書包轉身走人。

卡特爾剛打開鞋櫃，便發現裏面的鞋上擺放著一個白色信封，正面寫著「給卡特爾同學」，背面則用粉紅色貼紙貼著信封口。

對此見怪不怪的他先環視四周，才打開信封。

內容是典型給卡特爾的情信。

「都是沖著我的紅髮而來的老媽，你不要生給我紅髮啦。」他小聲抱怨。「都第幾封了？」

據說卡特爾已經達到了「能夠吸引全校女生」的程度，還被校報稱為「最矚目男生」。

他對此不以為然。

——這種稱號我才不需要。

可是情書怎麼辦？

反正對女生來說，男生都是用完即棄，什至不值一提的低等生物，還是狠心回絕吧。

他撕掉信封，隨手拋棄。

@@@@@

兩年前，中學二年級的卡特爾的名字是田中祐。

他對某女生一見鐘情，理所當然地鼓氣勇氣去寫情書告白了——

沒有回覆。

為了引起她注意，沖暈了腦袋的田中再多寫了一張便條。

——『最近很大壓力，很想死，救救我。請不要告訴別人』

類似的東西。

目的算是達成了，卻弄巧反拙，那女生跑去告訴了老師，引來了一連串不必要的審問和擔憂。

於是逼於無奈下，田中轉校了，到了一間遠得很的學校，並自己一人住，改名卡特爾。

在那之後，他認識了BGSP，馬上沈迷遊戲了。

那女生名叫黑羽青子。

@@@@@

現在回想起來，卡特爾很感激她。

青子似乎是千金小姐，據說當時已有男朋友。

——減少無謂的麻煩，才能活得安樂。

人生無特別是卡特爾的人生哲學，而他正貫徹這點，把情書撕掉，若無其事地離開。

無名少女默默在旁哭泣。

走了約十分鐘路，卡特爾被女聲喝止了。

「我說！你會不會太過分？」他回頭一看，只見黑羽幸子手握住被撕掉的情信，胸出的微微急速起伏告訴他幸子是跑過來的。

「信又不是你的。」側身站著的卡特爾往後靠，看到了幸子身後站著一名陌生的女生，眼角的淚水未乾。

同級的？剛哭完啊。

他馬上明白了。

「人家用心寫信給你，起碼去回應一下啊！」

卡特爾無奈地嘆了氣。

「首先，人在說出每句話的時候，一定會有別的目的，例如你罵我，我肯定你有潛台詞。另外，別人用心寫信，就等於是真心的嗎？就算是真心，我也沒有別要答應，你應該很清楚才對，黑羽同學。」

他在說出黑羽二字時心裏突然覺得難受，不過他繼續說。

「我回到家還有事做。你不會明白我，我也不打算被理解。再見。」

幸子還是再說話，不過身後的無名少女制止了。

「不用了。」

「可是！——」

「不用了」

@@@@@

「我回來了。」幸子邊說邊脫鞋，之後把書包交給管家。

「大小姐，請問有何吩咐？」管家問。

「媽媽回來了嗎？」

「不，還沒有。」

「妹妹呢？」

「青子小姐還在跟男朋友約會中。」

「是嗎請幫我準備好熱水，我要去浸浴。」

「知道了。」

一會兒後，幸子脫好衣服踏進浴缸。

——水溫剛好。

她抱著雙腳坐在裏面。

——『你不會明白我，我也不打算被理解。』

為什麼不會明白呢？為什麼不打算被理解？人就是為互相理解而生的不是嗎？

那塊撲克臉令人完全摸不著頭腦

洗過澡，幸子啟動了BGSP。

『 用戶名稱：Emi  
密碼：\*\*\*\*\* 』

@@@@@@

卡特爾打開門走進去，放下書包，坐到椅子上。

在這個只有200呎的黑色箱子裏，正中間放了個椅子和桌子，桌子上放了鍵盤和滑鼠，桌子下也放了個鍵盤。

椅子後面橫放了一張矮得很的床；桌子旁放了兩部自製電腦主機，前面則掛了個4K電視屏幕。

卡特爾開啟了BGSP，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後，便顯示了遊戲主畫面。

『用戶名稱：ゼロ  
角色LV：35  
戰勝次數：2002  
戰敗次數：1  
連勝場數：2000 』

以上是其中一些玩家資料。

「讓我來繼續更新連勝紀錄吧！！」

# 名為〈ゼロ〉的最強玩家與單戀別人的世界第二玩家〈Emi〉

卡特爾：

這個世界從來容不下擁有「過多」的人。

由於我的學業成績「過分」優異，再加上我「過分」奇特的紅髮吸引了「過多」女生們的目光，使我遭受到男生們的嫉妒和排斥。

可是

女人這種生物，都是惡魔，都是人渣。

何似見得？回顧一下我的經驗便一目瞭然。為什麼我曾經會喜歡那種生物？總之就是後悔——

——和感謝。

感謝她讓我看透世事，感謝她讓我不會重蹈覆轍。

所以無論是平民女生還是千金小姐我也會拒絕，乾脆直接地。

「說來，現在幾點？」

『凌晨二時。』長開Siri的手機以女聲回答我（女聲是預設的）。

二時如此一來，連續玩了六個小時啊，就算是我也開始有點累。

叮嚀。

以寶藍色為主色的BGSP主頁面，其中右上方郵件圖案旁出現了紅色的1字。

點擊進去，發現是挑戰書。

「啊又來了。」

一直而來，我跟無數的人對戰過，其中能被我稱為「比較有實力」的人只有一個，雖然也是用出千道具，而那個人剛發信來。

『〈Emi〉

我不服輸！再來一次！

【點擊開始戰鬥】』

我說，明天我要上學啊。凌晨二時

「陪你玩完這場之後要睡覺了。」



『要播放催眠曲嗎？』

「不用！」

於是我點擊了【點擊開始戰鬥】，畫面便顯示Now Loading，再之後便是戰鬥場地。

所謂戰鬥場地就是於月球表面隕石坑上面加了個半球體隱形牆壁包覆住，儘管是月球表面，重力仍是地球重力。據說是月球正面，抬頭能看見地球。

我和〈Emi〉面對面站，相距約200米。

『來吧！放馬過來！』我在通訊欄打字。

『少看不起人！』對方回覆。

於是〈Emi〉一下字衝過來。

「又送死嗎」

我側了側身讓她（我假設Emi是女的）繼續衝，然後用等離子砲（最低輸出功率）極速向她射了四發——

上方、右邊、左邊和本身的位置。

我咧嘴一笑：「得手了！」

基於「子彈速度 > 跑步速度」這道公式，理論上她是躲不了。

可是——

她竟然趴下到地上，躲過了我四發等離子砲。

「什？！」

我居然犯下了「假設別人不能趴地以至作出錯誤的判斷」的錯誤！！

「可惡！那家伙變聰明了！」

〈Emi〉緩緩站起來，側身用光束手槍向我射了兩槍。

左右兩發子彈。

隔了一秒，她又射了一發子彈。

我用等離子砲的子彈跟它抵銷了。

等！不對！

不是一發！

是兩發？！

不行！我這角色的反應速度不夠快去避這顆子彈！也不夠快去射多發來抵銷！

「可惡只能吃下這顆子彈嗎？」

等可以用瞬間轉移！

我用腳按空白鍵，角色便閃到Emi身旁。

「喝！」

然後給了她一下重劍。

可是她再更早的時間用細劍腰斬我，直接命中，我的角色倒地。還挺不錯的啊。

@@@@@

黑羽青子：

我已經連續對著眼前的屏幕不知多少時間。

只知道現在已經是凌晨二時。

我在全家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打機。（我不是男生！沒有飛機給我打！）

我連續第二十次挑戰〈ゼロ〉，也連續十九次輸給他。（我假設ゼロ是男生）

然後，就在剛才，他犯錯了。

由於他犯錯了，所以我第一次掌握了主導權！

好感動

趁現在開始反擊！

我身上的武器有：細劍一把，多用途槍兩枝，導彈二百顆。

那家伙有：刀兩把，等離子砲一枝。

用近攻我一定會輸，所以要用遠攻！

「看我的！」我大叫。「吃我的導彈兩！」

幸虧我的房間的隔音設備超讚，我大叫出面也聽不到。

我發射了百顆導彈，同時啟動了防護罩。

「咦？」

突然角色跌倒，向前靠著防護罩壁。

「不會把」

我把鏡頭轉向後方，ゼロ正用等離子砲對住我。

「喂喂喂喂喂！住手啊！住手啊！」

外面還在下導彈雨，不能關掉防護罩，可是在罩裏跟本就無處可逃。

等離子砲已經在開始聚能。

我彷彿看到了眼前有個「死」字，以及〈ゼロ〉奸笑的樣子。

不行，這樣吃掉他的攻擊的話，我會死掉！

我的兩枝槍加起來也不夠他的砲比。

「可惡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難得取得主導權，不能就此結束！

眼看他的砲差不多聚好能。

在不被官方知道的情況下出千，也不能敵過他的砲。

連勉強撐住也幾乎做不到。

等他要聚能的話也就是說

「他用了最大攻率！」我恍然大悟。

也就是說——

「砲會因過熱而爆炸！」

我可以撐一會兒然後等待等離子砲爆炸！

幸運～

我把兩枝槍並排，用最大攻率，並出千提高輸出攻率。

「只好賭一把了！看我的！」

我扣下扳機，雙管槍發射了光速砲。

可是他消失了。

「什麼？！」

我把鏡頭轉左再轉右，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但是剛好導彈兩停了。

通訊欄顯示了幾段信息。

『你以為我是傻的嗎？』

「呃？」

完全不明白。

『你以為我會乖乖接受你的賭博嗎？』

「什麼？」

這家伙會讀心術嗎？！

『小心你的左上方～』

我把鏡頭轉向左上方。

ゼロ正緊貼界外壁（圍繞場外的隱形牆壁），雙手握著等離子砲對住我。

而且它射出的光速快接近我了。

糟了！

我的角色的反應速度完全不夠快去躲避！

畜生！

我把砲移到ゼロ的方向。

可是還是來不及。

在那之前，光速已經抵達了。

我的HP一下子下降到

「咦？」

我看著HP欄。

「血量並沒有歸零？」

還剩一丁點的殘血。

難道那家伙！？

他的等離子砲並沒有爆炸。

「可惡！竟看不起我！」我大叫。「再吃多我一次導彈兩！！」

我把剩下的導彈全都發射出去，又用出千道具修改導彈數量，令數量位倍增。

一共三千顆導彈。

全部追蹤ゼロ。

一下子跌到地面的他趕忙躲避導彈。

「這種動作」

理論上他的反應速度是躲不了。

可是

「他能預測導彈的軌道從而躲避甚至騙過導彈的追蹤系統？！」

對著這樣的對手跟本打不過。

「可惡！吃我的格林機關槍！」

我把多用途槍轉到格林機模式，瞄準ゼロ亂槍掃射。

他用力跳上界外壁，再踢牆跳到我的正上方。

我睜大眼睛。

「什」

他咧嘴笑著。

同時拿著等離子砲瞄準我。

他已經聚好能了。

『這次，才是真正的最大輸出功率。』

死定了。

整個屏幕變成純白色，顯得跟太陽一樣刺眼。

『再見啦，我明天還要上學。』

呃？

〈ゼロ〉是學生？

他沒有回應我的簡訊。

卡特爾不是吧

我苦笑起來。

#####

第二早，我回到班房，看到卡特爾的黑眼圈約隱約現。

不會吧？太不某而合了。

#####

某星期日，我因太閒且〈ゼロ〉不肯回應我的挑戰書而打算出去散步。

「你的手袋。」管家於玄關把手袋遞給我。

「謝啦。」我穿好鞋子接過手袋，邁步走出門口。

門才剛關上，我馬上見到熟悉的身影。

——深藍色的連帽外套和火焰般紅色的頭髮。

是卡特爾！機會來了！

要奪取他的心，首先要跟他搭訕！（等搭訕這個詞好像不太好）

等一下！

我可以看看他要到哪裡去，說不定他是回家去！如果不是的話可以一路跟蹤他到活動場地，再等他

回家！

太好了！太聰明了！黑羽幸子！

可是我看見卡特爾嘆了口氣說：「唉為什麼人們就這麼喜歡作無謂的妄想呢」  
呃？

他在說我嗎？

我左望右望，原全沒有人，連條屍都沒有。

不對不對。

他應該還未發現我才對！

我彷如獅子在草叢中守候獵物般寧靜地走路，理論上應該只有狗才會聽得到！  
如果硬要說的話，難道他能夠感受到我的氣息？！

不對不對！

他才不是什麼孫悟空貝吉達比魯斯！

再說如果是的話他就不是走過去而是飛過去！又或者用瞬間轉移！

咦？？

瞬間轉移

我回想起之前跟ゼロ的對戰，有時候他會突然消失再出現在在知什麼地方。

原來如此！

他用了瞬間轉移！

我記得之前BGSP有個一次性活動，只要在活動中達到某個要求就可以獲得「瞬間轉移」這個技能！

我實在太聰明了！

不知不覺間，我跟著卡特爾同學走到BGSP的活動中心。

呃？

他有在玩BGSP？

我看到他在入口的電腦前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登入，便走進去。

果然！他有在玩！

幹什麼啊為什麼他不跟我交換ID做朋友？

說來沒人知我玩BGSP啊。

等！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他在用戶名稱的方格裏輸入了「ゼロ」

不是吧

卡特爾是ゼロ

難以置信。

得趕緊追上去！

於是我也在電腦前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工作人員便讓我進入。



# 聽說有對兄妹要和〈ゼロ〉面對面挑戰

Beyond the Gaming System, Beyond the Possibility，通稱BGSP，是一個被譽為「最強ARPG」的電腦遊戲。

價錢為1700日元，以遊戲規模來說，是非常不錯的價錢。

BGSP創造出來的可能性大過海，由武器、角色設定到動作都可以由玩家自行設定，使這遊戲非常受職業電競玩家歡迎。

BGSP官方還會定期推出時限活動，讓玩家能夠取得一些特別技能。

——瞬間轉移、絕對回避

當然，凡事皆有代價，如網速、主機性能要求極高。

所以營運商建了「BGSP活動中心」，讓無力滿足條件的人也能享受遊戲樂趣。

@@@@@

卡特爾：

前幾天，我在BGSP內收到一封信，內容如下：

『致〈ゼロ〉：

對於ゼロ這個名字，真是久仰大名了。據說你能夠獨自戰勝幾百人，完全不出千。

可是就是不信你不出千。

所以我希望能夠面對面，在BGSP遊玩中心進行對戰（3212號房間）。時間為三天後的中午二時，記得來啊！

大家一起在不出千的情況下開開心心對戰吧！

——〈空〉、〈白〉』

「喔？不出千？以純屬的技術互相廝殺？還真是不自量力。」

雖然這類挑戰書我經常收到，可以無視，可是我對筆者自稱空白感興趣。

空白，從來都是以出千取勝，為什麼會說出這種東西？

動動腦筋，答案便一目瞭然。

於是我接受了挑戰。

到了約定之時，我走到BGSP遊玩中心，途中黑羽幸子跟蹤了我。

關她屁事啊？

便說了句話諷刺她——

「唉為什麼人們就這麼喜歡作無謂的妄想呢」

說實話，我身後的某人的動作有如美國動畫一樣搞笑——一臉認真的樣子和誇大動作的攝手攝腳，該腦補配樂？

不久便到達了BGSP活動中心，就在這事不小心讓黑羽幸子知道了我是〈ゼロ〉，她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盯緊屏幕。

用不著這麼驚訝吧？〈Emi〉小姐。

我走到『』指定的3212號房間，敲了幾下門，就進去了。

兩張桌子面對面方著，上面放了三部主機和屏幕，以兩個屏幕對住一個屏幕。

在那裡等著我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穿著黃色T恤，上面寫著「I人類」。

女的穿著水手服校服，比男的矮十公分左右。

「喂喂喂不是吧」我小聲說。

男的正更換屏幕電線。

「喲，遊戲人生的忠實粉絲。」我開口。

「啊你就是ゼロ吧等候多時了。」他馬上停止手上的工作上前跟我握手，面露空一貫的自大奸笑。

「我有些好奇，二人關係是？」我望了望那女生。

「兄妹。」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喔。

還真是厲害呢，原以為是男女朋友，青梅竹馬也可，如此高的還原度只能說佩服佩服。

「〈ゼロ〉身後的是誰？」（暫稱）小白問。

連語氣也

「不必理會。」我搶先回答。

「喂！」想必黑羽幸子很不滿吧，可是不關我事。

「事不宜遲，快來開始吧。」

「等等。」我大叫出房間：「3212號房要多個鍵盤和滑鼠！」

空的眉挑動了一下。

「怎麼了？」我問。

「只是覺得奇怪。」

真的只是這樣嗎？這時我看到了連接上屏幕的藍色電線。

喂喂不是吧。

「勝負總是在遊戲開始前已決定呢。」我說。

「啊，對。」他一時回不了話。

對對，這樣懷疑我就對了。白向我投以懷疑的目光。

不久，我要求的物品送到了。我先用消毒紙巾抹鍵盤，連接了主機後便放到地上。

登入了BGSP，收到了〈空〉和〈白〉的聯合挑戰書，便點擊

@@@@@

黑羽幸子：

我記得我第一次跟卡特爾說話的情境——

我向他告白，馬上被乾脆利落地拒絕了。

『我不打算跟任何交往。』

『為什麼？』

『告訴你幹什麼。』

『可是有很多其他女生都——！』

『管她的。』

那時候，我在他的臉上看到了感情。

——是悲哀和憎惡。

不過他馬上離開了，從此以後我都只能再隔著距離遠觀他的背影。

現在也是遠觀他的背影，不過「他」不是卡特爾，而是〈ゼロ〉。

只見〈ゼロ〉非常激動，平日的撲克臉已無影無蹤。

「喔啦啊啊啊！！」

〈ゼロ〉側身避過〈空〉的劍，打算上前攻擊，卻被遠處的〈白〉發射的飛彈壓制。

「嘖！」

面對空白的波狀攻擊，一直未有機會反擊。雖說三人HP還是滿的，〈ゼロ〉明顯處於下風，只是躲避攻擊便應接不暇。

我望了望〈ゼロ〉，臉上只見「幹你媽的」四字。

說來，之前打過一場20人混戰，當中也有類似，不，是更難纏的波狀攻擊，也不見〈ゼロ〉如此辛苦，倒不如說是正好相反，攻擊其他人這種事真是綽綽有餘。

那場我的攻擊全被他利用就是了。

啪。用力的按鍵聲過後，隔了接近半秒，〈ゼロ〉才有反應。

不是吧？！

再仔細看，儘管我不熟悉他的操作，角色的反應卻總是慢了半拍。

沒錯了。

我看了看屏幕後方，有條藍色和黑色電線連接住屏幕，黑色的明顯是電源，藍色的是DVI。

怎麼搞的，空白的電腦都是HDMI線！

出千。

「看我的！」〈ゼロ〉一聲大叫，空被擊中了。

「什麼？！」空似乎對此難以置信。

對戰過了十分鐘，〈ゼロ〉漸漸反擊，〈空〉和〈白〉的HP一點一點被削減。

「哥！」

「我也沒辦法！」

「要用那個！」

「好吧。」空無奈地回答。「別怪我啊！」

這時〈空〉的空動和反應速度大幅提升了。

「什?!」

這麼明顯的出千!我看了看〈ゼロ〉,他對此彷彿不以為然。

為什麼?!

只能在心裏替他擔心。

「哼。」

——他笑了。

@@@@@@

在場內。

拿著大刀の〈空〉以驚人的速度接近〈ゼロ〉,〈ゼロ〉向右翻滾躲過大刀同時讓槍充能,打不中の〈空〉失速撞上場外壁。

〈ゼロ〉馬上舉槍開砲抵消〈白〉の砲擊。

〈白〉見狀馬上發射飛彈。

〈ゼロ〉瞬間轉移至剛取回平衡の〈空〉。

飛彈飛到〈ゼロ〉の身後。

〈ゼロ〉瞬間轉移至〈白〉面前,飛彈直接炸到〈空〉身上。

〈空〉殘20%血。

〈白〉一直拼命躲避〈ゼロ〉の攻擊。

〈空〉衝到〈ゼロ〉身後舉刀揮下,〈ゼロ〉滾地再一跳,躲過攻擊同時反擊,空中轉身加速揮劍擊中〈空〉,同時開始充能。

〈空〉根性1血。

〈白〉趁機後退拉開距離,一邊對準〈ゼロ〉開砲。〈ゼロ〉早已準備好充能,隨即開槍抵消。

〈ゼロ〉追上〈白〉,〈空〉又在後後追上去,三人距離再次收窄且位置成一直線。〈空〉橫揮刀,〈ゼロ〉趴地躲過,刀斬中了〈白〉。

〈白〉死亡。

@@@@@@

「喂喂！要輸了啊！」

「哥別衝！」

「哇？！這也能避？！喂喂！可惡，看我的！——呃？！怎麼了？！怎麼搞的？！怎麼死了？！」

最後卡特爾以一記卸力反擊華麗地把空斬殺，分出勝負了。空激動得往後倒在地上，白馬上上前扶起他。

卡特爾默默地站起身，正打算轉身離開，卻被空叫住了。

「你是怎樣做到的？」

他停下來，背對住空。

「你是指？」

是指對方出了千也能贏？我猜。

「不，就是」空猶豫著似的。

「你不好好說出來我是不會明的。」

「就」我才剛說出一個字，卡特爾馬上用雙眼封住了我的口。

「！對不起！我出千了！請你告訴我如何在於止堪苛的環境下取勝！」

空對住卡特爾土下座。

有必要嗎？

卡特爾轉身往下望。

「抬起頭吧。」

空剛抬起頭，他馬上一腳踢往空的下巴。

「——！」

白馬上怒視卡特爾，空卻攔住她。

「出千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聲稱自己沒在出千，這種行為我非常討厭。」卡特爾臉上戴上的是撲克面具。

「磨練好自己的技術再來找我。」

說畢，卡特爾離開了，我也趕忙跟上。

「我說，卡特爾同學。你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吧？」

離開了BGSP活動心，我上前說。

「我也想知道。」

只見卡特爾嘆了口氣。

「你這也算是〈Emi〉嗎？」

「呃？！你一早知？！」

「算是吧。」

「所以呢？你是什麼時候知道他們出千？」

「一收到挑戰書便隱約感覺到，然後一進入房間便確信了，他在換線嘛。」

他是指空吧。

「之後一開電腦便發現出千比想像中嚴重，滑鼠失效了，幸好我預先要求多個滑鼠。不過屏幕和輸入的反應速度還是未解決，便用了近五分鐘適應。那五分鐘同時要分析二人的波狀攻擊，很辛苦。該說幸好嗎？白的攻擊簡直就是If Then程式，太易懂。不過他們二人的確合作無間，這是值得稱讚的——在空提高角色性能前。他根本控制不了，波狀攻擊迅間瓦解，白也真是辛苦呢，有個如此衝動的哥哥。」

才問了一個問題，他便滔滔不絕且神采飛漾，真是第一次見到，之前都一直對我很冷淡。

怎麼說呢，很可愛。

我不自覺笑了一下。

「怎麼了。」

啊！又戴上面具了！

面具下彷彿有一絲不滿。

「不，啊哈哈」

「你的家到了，我先走。」他匆匆離去。

總覺得他這背影是落荒而逃似的。

啊啊啊啊啊！！

說上話了！！！！

我停留在自家門口目送他離去

等等！為啥我不跟上去？！

只見卡特爾已走遠了，追上去一定會被發現

發現了也沒所謂吧？

就追上去吧！

「姐。」

被青子叫住了。

「怎麼了？」

「你在幹什麼啊？」青子拿出鎖鑰開口，咔嚓一聲，她走進去。

「再不進來就不要進屋啦！」

「來了！」

咦？青子哭過來？好像哭得很厲害。

「吶青子！」

「怎麼了？」有氣無力的回答。她脫鞋走進屋。

「你跟男友分手了？」

「嗯。」沒有變得激動，也沒有回頭。

「你甩他還是他甩你？」

沒有回應。

又來了。

「姐，你認識一個叫田中的人嗎？有著紅色頭髮。」



## 似乎有玩家比〈ゼロ〉厲害

於黑色箱子裏，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且是冰冷陰寒的。

蓋被強行打開了。

雖說是強行，坐在面的人也沒有反抗。

一絲太陽光照進裏面了。

盒中人抬頭看到熟悉的微笑。

一邊想著我討厭那微笑，那人從裏面把箱子關上。

——卻帶一絲猶豫，卻帶一絲後悔。

——彷彿不能再體會溫暖，那人決定保持孤單，沈迷於冷冰的電子世界。

卡特爾：

可惡！大意了！

竟然讓箱子打開了！

可惡！

明天不要理她好了。

她好麻煩啊。

可是她那一聲輕笑

溫暖。

等等！等等等等——！那是不可能的！

（副會長）「お可愛いこと」

啊啊啊啊啊啊想起就可怕！根本是一模一樣！一模一樣！

讀心術我不會，可是這我可以肯定，不會有好事發生。

——叮嚀一聲，正當我如此發瘋，電腦的提示聲吸引了注意。

是挑戰書。

『〈光〉  
你還記得我嗎？  
【點擊開始戰鬥】』

呃誰啊，奇奇怪怪。我跟上千人對戰過，怎麼記得。嘛，時間尚早（0時），來陪他打一場也無妨。

點擊【點擊開始戰鬥】，Now Loading 過後，便是熟悉的月球隕石坑。

不等他反應，我取下先攻，快速跑到他面前，原地瞬間轉同時舉刀揮下——

『還記得我嗎？』  
『躲在某處逃避現實的某某人。』

——打不中。

然後角色向前倒地了。

『你是誰。』

『你的話肯定知道，零式』

他下線了，系統自動判定我贏了，連勝也保住了。

——才怪，在我心裏，彷彿輸得一敗塗地。

不，是我想著「贏不了」

可我從未贏過他

是因為我未贏過他，對戰無數場全都是一面倒被壓制，所以我才覺得覺得輸了？

——『你是弱者，弱者贏不了強者。』

他這麼說過。

我是弱者？

說來我為什麼放棄了高端的〈零式〉，轉用低Lv的〈ゼロ〉？

是限制？

——『我們是弱者！弱者有弱者的戰鬥方式！』

好像是出自某小說。

說來我以前也總是在出千。

——『出千是弱者的戰鬥方式——可是弱者終究是弱者。』

是他說。

想起就覺心煩。

這種事——明明都過去了，為什麼還要在我眼前出現？

我回想起以前自己只為戰勝〈光〉而日以繼夜地磨練技術。

——『地上的螞蟻再奮鬥，其命運終究是被獅子踩死。放棄吧，弱者。』

所以我被他踩死了，如此一來他找我幹什麼？

嘖。

@@@@@@

第二天早上上課。黑羽幸子似乎想跟我說話，卻馬上被圍住了。

Nice！

很麻煩啊你別找我

「來，大家坐回自己的位置，要點名了。」

進來的不是班導。

「呃，你們的班導佐藤老師今天請假了，可是還是要有老師幫你們點名的吧，所以我來了。」

是一個高大卻看上去不強壯的男人，淺灰色毛衣下是新淨的白襯衫，再加上深灰色的西裝褲。

怎麼說呢，他的樣貌散發著一種帥氣的氣息，吸引了不少女同學。

「那家伙是誰啊，沒見過啊。」

「管他有沒有見過，挺帥氣的不是嗎！」

總覺得，看著這張笑臉有種違和感。是什麼？

——只有不詳預感。

「卡特爾。」點到我的名了。

「在。」

「叫卡特爾啊。」聽到他小聲地說。

「嗯？」

接著他繼續點名。

那是怎麼一回事？

這男人還是不要跟他接觸為妙。

「嘛。其實啊，你們的佐籐老師跌倒骨折住院了，似乎要數個月才能出院，所以他的課我也會來代課。我是菅原透，請多指教。」

他蓋上點名簿微微鞠躬。

@@@@@

黑羽幸子：

我說老師，你身上散發著危險的氣息喔，我作為一名玩家可以感覺到。

就像殺意的波動類似的。

那波動不是特別可怕。他的微笑才是可怕之處。

就是所謂的笑裏藏刀吧？

我看看卡特爾，他還是一幅撲克臉。

放學後，於無人的小路，我從後跟上卡特爾。

「菅原老師你有什麼看法？」我問。

「很危險。」卡特爾簡單回我一句。

他也有相同的看法啊。我安心了，不是自己的錯覺，卻又安心不起來，因為連卡特爾也會覺危險，絕對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我說，你家有多台電腦能玩BGSP嗎？」他突然問。

「呃有啊。」我上一台電腦的確能夠玩，雖然有些殘破，還是能流暢地玩。

「我可以去你家住嗎？我要你的幫手。」他停下來了。

「呃呃呃呃——？！」我大叫起來。

不，等等！這麼突然！

對了！家裏為什麼爸媽偏要在這種時候出外公幹！

突然訪家、爸媽外出，這種條件——！！不！我還未成年！不要啊！——我好想——

啊啊啊啊啊啊——！！

臉頰變得熾熱了。

「喂！不要想歪了！」卡特爾喝住了我瘋癲的思想。

「那種神展開才不會發生！」

「我說卡特爾，你也在想那種事情吧！！」

「才沒有啊！我在想什麼啊？！」

「就是那種」我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成了個小圓圈，再用左手食指插進去

啊啊啊啊啊——————！！

我馬上雙手蓋臉，熱隨即傳到手板。

「才沒有！還是不要跟色女住在同一屋禪下了！」

住在一起！！！！

「啊啊啊——！！」

「算了！還是回家練了！」

眼看著卡特爾轉身離去，彷彿自己錯失了絕佳良機。

拉近距離的良機。

解開他心靈的良機。

打開箱子的良機。

——作為〈Emi〉，失去了更上一層樓的良機。

「來！來住就住啊！來啊！我跟你奉陪到底！」

——結果，我們二人一起來到我家的。

「幸子小姐，這位是？」才剛於玄關脫鞋，管家馬上出現了。

「朋」

「同學。」卡特爾搶在我之前回答了。

不是朋友嗎？

我偷看卡特爾一眼，只見他戴上了厚實的面具。

「青子呢？」

「在樓上。」

——可是手在抖。

「姐！回來了啊！啊啦？這不是田中嗎？」

青子在樓上探出頭來，後走樓梯下來。

——卡特爾抓緊了拳頭。

「你在說什麼啊？他叫卡特爾啊。」

青子已來到我們不，是卡特爾面前，仔細打量他。

「青子，你不覺自己失禮嗎？」我說。

「嗯」青子乖乖退下了。

田中是誰啊？

「總之呢，卡特爾，你就住在我的房間吧。」我說，一邊帶領著他走樓梯上位於二樓的我的房間。

進入了自己的房間，我把從後跟來的青子留在房間外，馬上關上並鎖上門。

「你房間的隔音設備果然平日都在大叫呢。」卡特爾環視我的房間。

「嘛，算是吧。」我放下書包於桌子下，把毛衣和領呔脫掉。

「沒有紙巾呢。」

「你在想什麼！」我馬上明白了。「我要先換衣服，你先轉過身背著我。」

「明明你喜歡我？」

「總之給我轉過去！」

我確認了他乖乖轉過身背著我才開始脫。

「放心吧，我對女生沒興趣，包括了其身體。當然我不是同性戀。」

呃

穿上短褲，我坐到床上。

「所以，來我家是有原因吧？」

然後他告訴了我關於〈光〉的事。

「簡而言之，那家伙一定會在EVO出現。那是我不得不打倒的人，為此我想藉著二人不斷對打來提升實力。這是修練，眼前是修羅場，你能幫助我嗎？」

他以渴求幫助的雙眼望住我，對我伸出了手——

# EVO前夕——修羅場與監獄

EVO，那是一個舉辦於美國的全球最大型電競聯賽，數無電競選手專程前往參賽，只為一個稱號——

世界最強玩家

最強玩家誕生一刻，全場歡呼如雷，玩家從位置上彈起來，拋下控制器，於地上翻滾，又馬上站起來跳舞慶祝，才接過獎杯和獎金。

雖說我和卡特爾是世界頂尖的BGSP玩家，那終究只是全服排行榜——聯賽落敗就什麼也不是。

向著世界第一進發，卡特爾不，是〈ゼロ〉向我伸出手，提出參戰EVO——

——踏入修羅場

——

「Emi！太慢了！」

「我也沒辦法！」

「那就跟上來！」

「光是應付你的攻擊就很吃力了！沒空反擊也做不到！」

「都說了要讀透對方行動模式再預判！」

「能做到一早做完了！」

我的手指一直沒停過，右手手臂更是開始酸痛。吃過晚飯後六小時，我們一直在對戰沒停過。

是修羅場

「你在想什麼？！反應慢露出破綻了！」

〈ゼロ〉馬上奪取出場面控制權，把我壓制得逃也逃不了。

「哇哇哇要輸了——！！」

啊輸了

手指關節隱隱作痛。

房間內，兩張書桌並排而放，各自放了兩台電腦。使用左邊較舊（我換機不捨得弄）的電腦的卡特爾往椅背靠，伸了個大懶腰。



「呼啊」

我只是趴在桌上。

「來賽後檢討吧。」

卡特爾抱起左腳低下頭。

「先說我自己吧。我覺得自己的身體太崩緊了，導致角色動作生硬，要放鬆放鬆。另外未能好好使用對方end lag，導致未能把握好進攻時機。」

說畢，他嘆了口氣。

「你自己呢？」

我？

「嘛，感覺就是完全反應不過來。」

其實是你控場太厲害，我完全反擊不了。

「是要練習的了。距離EVO還有兩星期多，好好加油吧。」

我看著卡特爾再次握起滑鼠，按下【反回主頁】，然後猶豫了。

「再來一場？」

呃

「還是不了，你看起來很累，你先睡吧。」

(呵欠)

的確，有點睏，可是現在才0時？

卡特爾已按下【free match】，畫面上方隨即顯示『尋找對手中』。

好吧，我去浸浴了

手拿著乾淨衣服走往浴室，沿途遇見了青子。

「還未洗澡？」

「又不是第一天這樣。」

兩句話說完，我走進浴室，脫衣服，把，衣服都放到浴室外的小籃子，然後一邊往浴缸放水一邊用花

灑沖室。

「姐。」青子從浴室外說話的聲音傳進來了。

「怎麼了？」

「那個卡特爾是你男友？」

男友？我也想是啊，可是他不肯接納我女生。

真是的，是本來就這樣，還是發生了什麼？

「不啊。」

「那麼我要了！」

隨即傳來跑步聲。

「喂！青子！」

跑走了。

可惡！

關掉花灑，我踏進浴缸，屈膝抱腳坐下，水位及肩。

我底下頭隔著輕微反光的溫水看自己的身體。

A

上高中之後胸部會變大是錯誤的

大概青子去了找卡特爾吧？雖然心底裏仍有不安，我相信著卡特爾的抗逆能力。

相信個鬼！自己也要想辦法搞定他的抗逆能力！

我想，其實不用那麼進取？反正我跟他住在同一屋簷下，EVO是兩星期後，時間多的吧？

說來田中祐是誰啊。

之前問過青子，她說只記得是紅髮超帥氣的樣子，沒印象有以任何方式交往過，話也沒說一句。

只要幫她找到田中，就會肯放過卡特爾吧

是我的錯覺嗎？感覺將會變成一場競賽。

@@@@@@

卡特爾：

是錯誤來的嗎？

我的選擇，是錯誤嗎？

為了對抗〈光〉，我必須借〈Emi〉的力量，可是遇上了黑羽青子。

盡可能的話我不想舊事重提，日本天然紅髮的人大概只我一人。

有如巨乳女生不覺得巨乳是好東西，我不覺得我的紅髮是我東西。

卻又不想經常去染頭髮。

我到底在幹什麼！

先是被〈光〉刺激，要在是黑羽青子，可惡！

「呐呐田中。」

是黑羽青子的聲音。

我下意識打算回應，可是我抑制住自己了。

果然她已經知道了？還是割猜？

中學的時候我除了紅髮什麼也不是（現在也差不多），她應該不把我放在眼裏才對，為什麼她現在要找我？

糟，角色反應慢了。

「我說田中！」

「很煩啊你，我不是田中！有話待我打完這場才說！」

接著她真的乖乖閉嘴了。

『You Win!』

隨著我的等離子砲把對方HP歸零，系統宣示我的勝利。

我盤起腳身體往椅背靠，抬頭望住黑羽青子。

「你是誰啊。」我以死魚眼望住她。

「你不是應該認識我的嗎？田中。」她對著我嬉皮笑臉，彎下腰靠近我。

看著就不順眼。

「第一，我不是田中，我不認識任何人叫田中。第二，我不認識你。」

我沈著氣回答。

「這樣啊～」她挺直腰，裝可愛的苦惱著，右手抱胸托著左手，左手食指輕按臉頰。

「嗯」

演技。

「明明我認識田中也有一頭紅髮，卻不是如此悲哀的喔～」

悲哀？我？才不是吧。

「沒事的話走吧，看著你感覺不到一絲真心。」

我放下腳輕踩著地上連接住主機的鍵盤。

「那你叫什麼名字？」

「卡特爾。」

「那以後我叫你小卡了！你很可愛嘛！」

「異議あり！！」

該說幸好嗎？我還未按下【Free Match】。

我再次盤起雙腳。

「小卡？小卡是什麼？我的名叫卡特爾！誰是和什麼時候成了你家寵物——」

「啊啦？不是嗎？」她微笑著。

——！！

這笑容，和副會長一模一樣。

果然當年放棄是正確選擇！她的男人全都不是人！是寵物！

「我說！青子你在我的房間做什麼??」

走廊傳來了黑羽幸子的吶喊聲。話音一落，人便來到門口了，她一把抓住青子的手，拉離房間門口。

得救了

那笑容，是笑裏藏刀，那刀是魚生刀，垂直插進心口從背脊伸出來。

這女人！

青子和幸子似乎是姐妹關係，其中一個是這樣，另一個也很自然是這樣。

我來錯地方了！

於監獄內，我隔著鐵欄窗對著黑夜白月求救！

我握緊滑鼠，手心冒汗。

怎麼辦？走？還是不走？

衡量一下自己的女性抗逆能力，的確不低，可是之前我都是單個對抗（不可能兩個女生一起告白吧？起碼未試過），這樣二人一起上有點兒

（二人一起上是幹什麼的）

如果我離開了，訓練進度會大幅落後，已至未能有足夠實力擊敗〈光〉。

——不是剛剛好打敗，而是要壓制。

作為〈ゼロ〉，作為一名玩家，〈光〉和黑羽青子，哪個更重要，想也不用想吧？

不如說，這種常識，要用腦想才怪吧？

——因此我放棄了衡量兩個選擇各自的利弊得失，以玩家的身份選擇留下來。

可是呢，人生在世，時時刻刻都要做決擇。當你決定好答案，下一個決擇時刻又來了。

青子被幸子（重覆說黑羽二字太煩了）拉了出去不久，幸子進房間了，青子則走過門口，似乎是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幸子先是坐到床上，馬上失重心往後倒，形成了雙腳垂下，上半身躺在床上，雙手攤開的姿勢。

「唉。」

再嘆了口氣。

該問她們剛才說了什麼嗎？

這不是我剛才說的決擇，因為我在得出答案前她先開口了——

「卡特爾真的是田中祐？」

這才是「決擇」。

——好了，卡特爾，不，是田中祐——承認？還是否定？

如果仔細思考，就等於「承認」！事關重大，這決擇卻足以影響我的人生，所以我要思考時間！

「田中祐？」

這就是爭取思考時間的方法！

我重複了田中祐這個名字，誘使幸子繼續說話。

上本身躺在了在床上，頭卻抬了起來向下望住我，這時我才留意到她的胸部。

微微隆起的胸部。

其形狀告訴我她沒戴罩，話說她有飛機場傾向啊，平時穿制服時的乳量跟現在比

浪費了時間。

集中精神！

出於不明意圖，青子接近了「田中祐」，要求其成為她男友（寵物）。

可以看出，她認為我是田中祐。

幸子喜歡「卡特爾」，想要攻略「卡特爾」，這是明顯不過的，她甚至曾向「卡特爾」告白。

這時我「承認」了，也就是說搬出「我=卡特爾=田中祐」的事實，那時候麻煩大了。

「剛才在房間外，青子告訴了我關於田中祐這個人的事。」

幸子已放下頭仰望天花板。

「然後我就半信半疑問你了。」

新增情報：青子提及我的過去，可是不知她提醒及了多少。

怎麼辦？

單憑感覺，我一下子隱約看見了無數可能，又馬上消失了。每個可能發展只彷彿記得關鍵字，最後全忘記了。

可是我知道了答案，這時的決擇——！！



## EVO前夕——正確與錯誤

「我的名字是卡特爾，就是這樣。」

我如此說道。不多不少。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不是田中祐？」

幸子坐了起來。

「卡特爾。」我再次強調。

幸子想了想什麼，才再倒在床上，彷彿放下心頭大石。

「青子說啊，如果你是田中祐的話我要乖乖讓你給她。」

「這算是什麼，我的女人不該是我自己選的嗎？」

這是真心話。現在什麼年代，選女人也要人管？吃屎吧。

我正打算去睡覺，還未離開椅子，幸子卻馬上撲上來。

哇哇啊啊啊！

椅子往後倒，傳來巨響，我低下頭免因此後腦著地。當我回過神來，幸子坐了在我腰間上，雙手按著我的肩膀，長髮垂下落到我的臉上和地下。她的身體背著光，我看不清她的臉。

——因此才覺可怕。

「我和幸子，你選誰。」

這短句七句字，句號收尾。內容雖為問句，卻以陳述句語氣說出；內容雖似疑問句，卻只覺反問句。

——既然你是卡特爾，還不選我？

黑直長髮於臉前垂下，加上背光，我馬上聯想起貞子。

「鬧鬼嗎！快下來啊！你很重！」

我嘗試把她推下去，她卻像是要把我的褲脫了——不是！她按著我的手臂，動不了。

「誰。」

同樣平談的語氣，卻把問題縮至一個字。

這才是可怕！



我回想起卡特爾堅持已久的單身，我以近乎大叫的聲線說：

「誰也不選啊！我是卡特爾！」

不知原因為何，終於幸子站了起來。

「起碼不是青子。」

我彷彿聽到這句話，太細聲不清楚，可是我彷彿聽到這句話。

我是不是活下來了？還是說我打開了地獄的大門？

我堅持自己是卡特爾的選擇是否錯誤？也許我踏進地獄自己關上門也不定？

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最近我受到了「女人」的影響，開始懷疑自己了。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應該與戀愛無緣才對！究竟哪裏出錯了？

說來，我在期待什麼？我在渴求什麼？

伸手於虛空一抓，手心什麼也沒有。

是本來就知道什麼也沒有，還是打開手掌一刻期待著空空如也的手心？

我是一個男人，我是一個名玩家。

我有要超越的對象，也有想奪取的名銜。

就是沒有想追求的對象。

我今年十六歲，讀高一，沒女朋友，沒有喜歡的人，也不想有喜歡的人。

——黑羽幸子。

她能否成為那人？

她明戀了我大半年，也有無數次主動出擊，就是被我回絕了。

為什麼。

以男人的角度看，她是很讚的。

可是我拒絕了。

我以男人的身分拒絕了優越條件的女人。

我在堅持什麼？

於我身後，於那一片黑暗，我看到了黑羽青子的奸笑。

我曾被甩了。

田中祐曾被甩了。

可是卡特爾連戀愛也不去試。

明明有被喜歡的人。

田中祐是誰？是過去的我。

卡特爾是誰？是現在的我。

我背著那片黑暗向前踏出一步。

過去。現在。

我活在現在，雙腳踏在現在。

跟田中祐無關，跟黑羽青子無關。

作為一個男人，我應該選擇幸子不是嗎？

我是卡特爾，我現在選擇了黑羽幸子！

我要黑羽幸子成為我的女人！

我，卡特爾，是一個男人——！！

——！！！！

一覺醒來，發現雞雞站起來了，堅挺得覺得有點難受。

坐起來環視房間，以其優異的隔音設備判斷，我正睡在幸子的房間的地板上。

我正睡在將來的女人的睡房裏。

右邊以公分為單位的位置是幸子的床，面左邊一公尺多則是桌椅和電腦，那旁邊就是厚實的房間門口

。

現在是六時多，鬧鐘差不多會響了，看著幸子的睡相，不禁覺得可愛。

可愛。

很明顯，我的心理狀況出了大變化，果然是昨晚的夢的影響啊。

我在幹什麼啊。

話說我昨晚穿著校服睡覺啊得回家換校服。

於是無人知曉下我攝手攝腳逃出監獄，跑回家，換了校服，又出門了。

我要幸子成為我的女人——我作出了這個決定。

這是正確的嗎？

這決定我是在夢中決定的，而我為何發了那個夢？

是因為我被推倒逼問吧，再加上我被問是否田中祐。

那是我的人生轉捩點，毫無疑問，所以我現在正活在新的人生階段。

這是正確的嗎？

不，那是錯誤的嗎？

有人說，這些事不到死一刻也不知道，不像GAL，為了攻略女角而選擇唯一正確的選項。

仔細想想，我選擇了幸子。

黑羽幸子。

那是一個「單是站在人群中就異常顯眼的存在」。

我來回想看看我班的氣氛。

日常：女生圍著幸子，男生被拒之門外；我托頭思考，女生暗中明戀我，男生不敢接近我。

於這種情況下，幸子成了我的女人，那麼不是大新聞來的嗎？

很不妙喔！

自身存在等於閃光彈，我可不想這樣！

我熱愛安穩千篇一律的和平日子！

等同學知道了，我的校園生活既不安穩又是戰亂！

我太小看校園戀愛了。

果然那決定是錯誤的？

話說！我現在正與黑羽幸子同居！單是這樣其實就很不妙不是嗎？！

——『哇，卡特爾和幸子同居啊！』

『他們關係發展到那地步啊！』

『該不會晚晚那個吧！』

『別說啊你！未成年喔！』

我和幸子並肩而行，臉紅耳赤低著頭穿梭於兩排圍觀同學間——

喂！！！不行不行！我和幸子同居是錯誤的！

回到學校，換鞋走進沒有幸子的班房，我安頓好自己發白日夢。

EVO怎麼辦。

我要跟幸子同居是為了EVO，是為打敗〈光〉。

跟幸子同居密集式訓練是最高效率的。

昨晚練了數小時，我的確感覺到行得通，手感變好了。

卡特爾，你是男人還是玩家？

班房門被拉開，走進來的是幸子。

一如既往地吸引同學。

等她安頓好於自己的位置，便又開始了日常。

我要這女人成為我的女人。

災。可以用災來形容往後的校園生活。

我想到一個點子啊。

不如EVO我打了上三甲便接收幸子吧。

我是男人還是玩家？

還用說？當然既是男人又是玩家！

燃起來了喔！

嘴角不自覺地上揚——這是我發現受到全班注視後才知道。

「喂，卡特爾同學笑了喔！」

「真的啊！你也看到啊！」

「歷史性的一刻啊！」

「他在想什麼啊？」

「過去問問？」

「好啊！」

男男女女都圍了過來，似乎大半班人都來，就差別班未過來。

「吶吶，卡特爾同學，你在想什麼啊？」

「告訴我吧～」

我又想到一個點子。

EVO，我正為追趕〈光〉而努力，可是如果早就在分組賽擊敗了他，他出不了線，不就沒意思嗎？

我應該把目光放得更遠，我要奪冠！我要【世界最強玩家】的名銜！

為此，我需要更大的推動力！

我是男人。對男人來說最大的推動力是什麼！

秒回！是女人！

女人！黑羽幸子！

我咧嘴一笑，把女生都嚇倒了。

「我說啊，有很多女生都暗地裡明戀我吧？」

我往後靠在椅背上，擺出極大架勢。

「我是〈ゼロ〉，我要參加EVO。我要成為最強玩家！那時候，」

我刻意停了一停。

「我要黑羽幸子成為我的女人。」

## EVO前夕——本性揭露・討伐準備

「我要黑羽幸子成為我的女人。」

我在自己的位置擺出極大架勢，嘴角上揚，說出天大狂言，隨即傳來一陣驚呼。

「呃?!」「喔喔!」

「呃——?!」幸子推開人群來到我面前，雙手用力拍我的書桌。

「!!!」只見她緊咬下唇，什麼也說不出。

「我說，你這個樣子很好笑啊，想好要歡呼還是罵我亂來嗎？」我笑著說。

真的很好笑嘛，面具也懶得戴了。

倒不如說，以前我太緊繃了。

也許對女人的厭惡並不是真的那麼厲害，只不過是被甩了。

每個人也會有被甩的經驗，倒不如說沒有的人才是奇怪。我也只不過是一個凡人，被甩了，再站過一個女人啊，管她的啊。

我是名玩家，可是我也是個男人，那就遵從男人的欲望吧！

黑色箱子打開了，拆開了並便成一張十字架形狀的黑色字，於正中間站著的我一腳踩碎「田中祐」的名牌，身穿寫上ゼロ和卡特爾字樣的衣服挺胸抬頭，踏出一大步——

「你這麼突然是什麼的?!我還未做好準備!」

——跌倒了。

糟，幸子生氣的樣子真的是超萌！

萌！

她以一副極度可愛的生氣樣子回到座位一個屁股坐下來，再趴在桌上雙手按後腦不停踢腳。

這引來了一陣笑聲。

咩咩咩咩

那個超不妙的菅原老師進來了。

跟昨天一樣，笑容可掬，笑容低下是什麼就不知道了，彷彿深不可測，大概正面交鋒來場舌戰會被徹底打敗吧。

話說，這塊死臉我是不是之前在哪裏見過？好像是見過又好像不是的感覺。

是田中祐見過嗎？

不是吧，田中祐的記憶基本上全無了。是卡特爾見過吧。

——還是〈ゼロ〉見過？

我只是突然想到，未打算深究，卻又想到了。

〈光〉

會不會？

其實不會吧。可是直覺告訴我這叫菅原的男人很危險。如何危險具體我不知道，就是這麼覺得。

「各位同學回自己的座位啦，要點名了。」

儘管危險，他還是把麻煩人驅散了暫時。

——下課，又重新圍起來了。

「之前你都在拒絕啊，為什麼突然會改變態度？」有女生如此問道。

「嘛，簡直點來說啊，我思考了一晚人生，然後得出了我是男人的結論啦。」

「你之前說自己是〈ゼロ〉，是真的嗎？」男生也問問題了。

「對啊，想要證明嗎？」我笑著說。「今晚八時，我會在niconico開直播，到時候我會打著〈Emi〉一起。同時，想來送死的就來吧！」

男生們都燃起了，女生們則是不明所以。

「喂！」只見幸子尖叫抗議。

「怎麼了？」我站了起來，往黑板走，拿起了白色粉，寫上「本性」二字。咔嚓咔嚓聲過後，我高舉右手，大聲呼叫道：

「想要知道，就記得今晚看直播！」

同時掛上扭曲的笑容。

這下把女生們都嚇怕了。

我要如此把傳說傳出去，我要把都市傳說如此更改——



「〈ゼロ〉是披著紅髮的惡魔，世界最強玩家，其名為卡特爾！」

@@@@@

——結果，回到黑羽家便被審問了。

雖然這是預料之內，可還是很可怕。

無論我的心理如何變化，女人是惡夢這點都不會變。

「你究竟吃錯了什麼藥？！你在幹什麼！！？」字字尖叫刺破我耳膜，我的面具早已伴隨黑色箱子一起粉碎，卻還是想去撿回來。

「我接受了你的告白啊蠢貨。」我沒好氣地回答。

我正坐在椅子上身體往椅背靠，後腦靠在椅背上，眼向上望住站在我背後，低下頭生氣地罵我的幸子。

「那件事算了，你幹什麼把〈Emi〉的名搬出來？！想讓我形象崩潰！？」

「不，我露出了本性，然後被告知你是我這卑劣男人的女友，那時已經形象崩潰吧？」

「什」

得先把幸子的口貼封箱膠帶才能說明啊。

「再說，我沒說你就是〈Emi〉，你得知道這點。」

「那——」

「帶面具。」誰讓你把膠帶撕下？「去當色情漫畫老師啊。」

我站起來，一下子倒在地版上，嘆了口氣。

短褲

不過我嘆氣不是為這。

「來正題吧。」

「正題要躺在地下講一邊瞄我的短褲？」

「我要配菜。」

「配你個頭！」

「正題正題。菅原老師。」

幸子坐在地版上了。

「他很不妙，不過怎麼了？」

「我嚴重懷疑他是〈光〉。」

「憑什麼？」

我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感覺。」

「所以跟今天的鬧劇有何關聯？」

「我要他於BGSP內挑戰我，這樣說明白了？」

我閉上眼睛，等待她思考。

7時17分，還有很多時間，BGSP內置了niconico直播，這很讚，現在只要培養精神，等大魚上釣。

可是魚鉤是直的。

「我還是不明白為何要拉我下水。」

「那就說你完全搞錯方向了。」

「呃」

我坐了起來靠在床邊，抱起雙腳，低下頭。

「我沒有信心啊。」

「這樣啊。」

「我還未能從打擊走出來，只不過是一時忘了。人生真是不順利啊。所以，我想要你的力量力，〈Emi〉。」我抬起頭，望住一望幸子，又低頭閉眼了。

7時48分。

倒一杯水，放在了電腦旁，然後是把房門給鎖了，不能讓青子搞事。

登入BGSP，跟〈Emi〉組了隊，開了對戰房間，然後——

8時正，我用鏡頭著自己，開始了直播。

「嘿！狩獵的時間！誰來送死？」

隨即二人進房了。

「2v2開始啦！」

@@@@@@

『面對都市傳說，讓我看看你有何反應！』

〈宙斯〉和〈rea〉與遠處直奔往〈ゼロ〉，〈Emj〉正站在他身旁。

〈ゼロ〉右手一鬆，把充能槍掉到地上，再一腳踩破，爆炸揚起大量塵煙，把他和〈Emi〉遮住了。

不久，〈Emi〉從左邊出現，手拿出機槍掃射，〈宙斯〉躲過了，可是〈rea〉中彈。

〈rea〉HP倒扣百分之三十。

右手拿厚盾左手拿刀的〈宙斯〉來到塵煙面前，用力橫揮刀，把塵煙以氣流吹散，站在原地的〈ゼロ〉突然右手從腰間拔小刀，斬往厚上。

〈宙斯〉揮刀上而下，〈ゼロ〉往右一避，著地馬上對著厚盾起飛腳，把〈宙斯〉踢起失衡。〈ゼロ〉隨即上而下斬了他一刀。

〈宙斯〉HP到扣百分之七。

拿回重心的〈宙斯〉馬上對〈ゼロ〉連揮刀，〈ゼロ〉全接下，再趁機踢他一腳，馬上拉開距離。

〈宙斯〉HP倒扣百分之三。

同一時間，〈Emi〉以導彈兩轟炸〈rea〉，使得他無法動彈，於是以機槍再來連射。

〈rea〉HP倒扣百分之五十。

〈宙斯〉把刀插進厚盾上方，從中拔出連接住盾的棍，盾180度自轉，於兩側伸出刀刃，變成巨形斧頭。盾斧變形同時〈宙斯〉高舉它揮往前方〈ゼロ〉的位置。〈ゼロ〉往後回避，卻在著地的位置發生大爆炸。

『你把討龍武器帶來殺人開玩笑嗎！』

爆炸過後不見〈ゼロ〉身影，〈宙斯〉四處張望，後腦卻被一打了一下重擊，向前倒在地上後背部被按住。

〈ゼロ〉用腳踩住〈宙斯〉，再扯斷其右手，折斷口沒有血流出。把盾斧拿掉，再把〈宙斯〉左腳拔掉。

〈宙斯〉HP以3秒為單位倒扣百分之二十，一直持續下去。

@@@@@

「好爽！超爽！好讚啊！沒有血的話腦補！想像出來的影像無與倫比的讚！！」

我臉頰肌肉和嘴的肌肉不停自己向上收縮，就是沒有放鬆過。

我踩住宙斯，用他腳和手不停打他。

嘛，幸子那邊差不多搞定，我這邊來最大屈辱待遇！

我拿起盾斧往後一躍，把它架在左邊，盾便滑下來，由左至右大幅度揮至身後——

「吃我的角龍九瓶超解！！」

——瞄準宙斯揮下去——

啪，盾斧被擊飛了，落在左邊遠處的地上，沒有爆炸。

來了嗎？！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哈——！！光！—————」

我把鏡頭轉向右方，在那裡站著的是一個小男孩角色。

那個超火大的小男孩角色！——

『要尊重對手喔』

心裏既火大又開心。

「光！不，菅原透！」

只見光舉起手槍對著我——

## EVO前夕——討伐・自我審視

我原本還在打〈era〉，才剛給了他最後一擊，便聽到了狂人的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光！——」

光？

我連忙把鏡頭轉向，尋找〈光〉的身影，只見一個十歲小孩做型的角色。

那就是光。

那就是曾擊敗〈ゼロ〉的人

他的右肩背著一把步槍，背後腰間掛著小型火箭砲，左手拿著細劍，左腳掛了數枚手榴彈。

『覆尊重對手喔』

那就是菅原透。

@@@@@@

〈ゼロ〉撿起了地上的盾斧。

〈光〉舉起右手，戰鬥場上方即出現一個巨型淺藍色的魔法陣，在那之上又疊起了數個較小的魔法陣。

【熾天使之劍】

一把光劍穿過魔法陣中心落下，發出強光。

〈Emi〉蒸發，HP歸零。

〈ゼロ〉安然無恙，直奔往〈光〉。〈光〉連忙後退，右手拿起步槍腋下夾住，瞄準〈ゼロ〉左方和右發射了各兩發。〈ゼロ〉直奔，一邊舉起盾斧揮下去，前方發生爆炸，〈光〉以魔法防護罩擋下了。

『熾天使之劍對低lv的我無效！』

〈光〉一躍，停留在天上，以步槍瞄準〈ゼロ〉，槍口前出現了一個小魔法。〈ゼロ〉把盾斧變型成盾和劍，轉身就跑。

〈光〉扣下板機。

【雷鳴一擊】

子彈穿過魔法陣，變成雷電，隨即落到地上，然後巨型雷電罩，剛好〈ゼロ〉跑出其範圍。

〈ゼロ〉轉身對住〈光〉舉起劍，劍發出光芒，刺眼得什麼也看不見。

### 【肅清的光輝】

光芒未消失，〈ゼロ〉飛往動彈不得的〈光〉之處，揮了數下劍，全部命中。

### 【安息領域】

〈光〉沒被扣HP。

〈ゼロ〉馬上回到地上，此時光芒已消失。他舉起厚盾，黑色液體從盾流出。

### 【污濁聖杯】

〈光〉放下步槍，雙手向前伸攤開手掌。

### 【破邪之光】

黑色液體消失了。

〈光〉馬上把雙手高舉，天空再出現巨型魔法陣。

### 【提米斯的審判】

魔法陣發出光芒，〈ゼロ〉架起盾來。

### 【天曜盾甲】

光芒過後，〈ゼロ〉安然無恙，〈光〉失去了所有武器。

@@@@@

發生了什麼事。全都是第一次見

那些是魔法？

什麼一回事

「喂，卡特爾，剛才的是」

剛才的屏幕不斷發白光，我什麼也看不到，回過神來，光的武器全不見了。

「魔法。」

真的是魔法？！話說這遊戲有魔法嗎？

「所以現在怎麼兩邊都手停腳停？」

「魔力枯竭。」

原來這種異世界番來會出現的詞會在BGSP出現。

「所以呢？」

「其實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是用不了魔法。」

「還有呢？」

「沒了。」

「那為什麼不動啊？！」我忍不住大叫了。

「對面不動我也動不了」卡特爾無好氣地說。

不主動攻擊，尋找破綻，原來這遊戲也會這樣啊！長知識了，那何謂破綻？

「嘛，我也算是在等。等待魔力自然回復。」

我沒有出聲再吐槽，只是跟著卡特爾一起等。

過了數分鐘，〈ゼロ〉放下盾和劍，攤開右手手掌，掌心發光，不久出現之前自己一腳踩爆的充能槍。

「我果然還是喜歡它啊。」

魔力又清空了，是使用了魔法吧。

「【再編之加護】。」卡特爾說。

隨即，〈ゼロ〉拔刀奔往〈光〉，斬了數下，全被躲開了，並乘機拉開距離，〈ゼロ〉舉槍一射，命中了〈光〉，卻沒有被扣HP。

「切，武術。」

「武武術？！」

沒聽說過！

「只為這點事吃驚你不配當世界第二。」

〈ゼロ〉馬上拉近距離，展開進擊，〈光〉只是不停後退終於，他突然擺出架勢，瞬間出一記正拳，打在空中的〈ゼロ〉的腹中——沒有被擊飛，只是停留在空中。〈光〉馬上連打數拳，再一躍踩〈

ゼロ）下來。

〈光〉似乎打算在補刀，卻莫名轉身往後打。

「想太多了啊你，我也是有成長的。」卡特爾冷冷原此說出。

——！

這心中動搖了的感覺是什麼？

他舉槍朝〈光〉一射，小孩身影隨即消失。

——Game Over

這時的〈ゼロ〉只剩百分之5。

武術真的那麼厲害嗎？

不過最厲害的是充能槍吧？一下秒殺。

——只見卡特爾把直播停掉，默默站起來，離開了房間，轉往廁所方向。

默默地，什麼也沒表示，也沒有神情表示在臉上。

——撲克臉。

這時，我思考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回想起早上的卡特爾、跟宙斯戰鬥的卡特爾和跟光戰鬥的卡特爾。

狂人卡特爾，和面具卡特爾。

我喜歡的卡特爾是誰？

最初，我喜歡上卡特爾的當然是因為他的紅髮，後來，他堅持拒絕我，我漸漸覺得那面具才是最迷人的地方。

那孤傲倔強卻又莫名感傷的身影。

我喜歡他的時候，他是以這麼一個形象呈現在我眼前。

然後他改變了。

狂傲的態度，目中無人的語言、殘虐的行為。



這卻是卡特爾。

最後，他戴上面具，走出房間了。

我喜歡卡特爾。

我喜歡狂人？

卡特爾是狂人？不。不是吧！

那那是什麼？

那是面具低下的樣子嗎？

如果說那才是卡特爾，那麼我一直在喜歡的是誰？

——腦中浮現出一頭紅髮的男生，背對住我。

如今，那男生我已不知他身在何處。

近在咫尺，卻伸手不可及，遠在天邊，卻知道他的氣息。

那是什麼？

卡特爾好像消失了。

不知為何，臉變得熾熱，這時臉頰感覺到有更熱的液體流下去，又變冷了。

淚。

哭？我哭了？我哭了。

我哭了。我因為卡特爾消失而哭了。

「喂，你在哭什麼啊。」

被摸頭了，我才發現自己正縮成一團靠在床邊。

卡特爾

我含著淚抬起頭，困在眼眶的淚水掉了下來。

他面無表情，卻彎下腰以溫柔的眼神望住我

「卡特爾！」

「你已經哭不成聲了。」

「卡特爾你是誰？」

「不，你已經說出了我的名字吧？話說你在哭什麼？」他坐了下來於我面前，我馬上投進他的懷裡。

「喂，你在我懷裡哭什麼？喂？話說我在幹什麼啊？」

頭再被亂摸了，頭髮變得散亂。

這是卡特爾戴著面具，孤傲倔強，卻又溫柔

我是喜歡這樣的卡特爾。

哭得眼睛變乾，我終於不再哭了，卻還把頭留在他的懷裡。

「喂，你要幫我口交我不反對，可是不要咬我。」

我馬上坐直罵出來「誰要幫你口交？！」

「好，這才是幸子，這才是我的女人。」還是面無表情不，嘴角輕微上揚。

那是不是狂人的笑容。

是溫暖的

「卡特爾。」

「怎麼了？」

「你是平常的卡特爾？」

「？啊，我明白了。你認為卡特爾該是怎樣的？」

我把心中的形象告訴了他，也訴說狂人的可怕。

「卡特爾不要消失」

淚水又湧上來——我嘗試忍住，眼前只見一團灰白色。

「好吧，我會努力一下，所以別哭啊，你都成了另一個人了。」

這句話讓我火大的同時讓我高興。

「小小卡！」

眼淚掉了下來，我看清了卡特爾無奈的樣子。

「小卡是我男朋友？」

「對啊不是嗎？小卡這稱呼有點奇怪啊。」

「小卡就是小卡！」我打從心底裏歡笑了出來，我心目中的卡特爾成了我男朋友！

## EVO前夕——整理・思考

——我昨晚幹了什麼？！

——我昨晚大概瘋了。

一覺醒來，卡特爾和幸子都有好好的穿衣服，一人睡床下一人睡床上，只是他們都紅著臉，幸子在床上縮成一團背對著卡特爾，卡特爾則默默站起來，走往廁所梳洗。

——哭相被男友看到了！

——昨晚的我不是我，絕對不是我，我是不可能那麼溫柔的。

卡特爾回到房間，校服已經換好，他站在幸子的床前，注視著床上被被子蓋著的幸子，深深吸了口氣

幸子猛然坐起來——

「我說小卡！」「我說幸子！」

「幸子，你先。」

「小卡特爾先！」

二人注視著對方，想說話又在等對方。

終於，卡特爾開口了。

「那」

「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

於餐桌前，卡特爾無言地啃著乾麵包，幸子喝著牛奶，青子則是盯緊卡特爾。

「所以呢，為什麼選了她不是我？」從語氣得知青子很不服氣。

「因為你很煩。」卡特爾把最後一口麵包塞進口，口齒不清地再說「我上學了。」

「我我也是！」幸子慌張地站了起來，跟上已走至玄關的卡特爾。

啪，大門關上，青子無言地看著無人的玄關，心裏猜想著不同可能性。

於上學路上，卡特爾跟幸子並排走，幸子一直低著頭。

「我說，不如忘了昨晚的事吧。」卡特爾說。

「是是呢！超尷尬！」

「你沒事吧，太緊張不好喔。」

「嗯嗯！」

幸子繼續低著頭，雙手抓緊書包，卡特爾無奈地嘆了口氣。

「幸子。」

「是是！」幸子猛然抬頭。

「你今早不是好話要說的嗎？現在說？」卡特爾直望前方，身體動作顯得有些僵硬，彷彿在心中抑制著什麼。

「啊！就是在想小卡也有溫柔的時候」

明顯不是這樣吧，卡特爾心想。

「你想我如此溫柔嗎？感覺不像是我。」

「是呢，的確不像是小卡，可是也不錯啊！」

看著幸子燦爛的笑容，卡特爾臉紅了。

「啊！小卡臉紅了！」

「才不是！那是因為我熱！」

「可愛～」幸子笑了出來。

不知不覺，二人來到了學校，由換鞋到走上班房，沿途吸引了不少目光——驚訝、憤怒、妒忌、欣慰二人忍受著目光一起來到班房。

同學們都圍在一起竊竊私語，時不時望向門口。

卡特爾嘆了口氣，苦笑著走到自己位置趴在桌上，幸子則是不知所措，猶豫了一會去也跟著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卻坐位不安。

——啊啊～！天天圍過來困著我的日常去哪了～？！沒人跟我說話反而很奇怪～！

終於，有一女生來到幸子面前，其他同學看在眼裏。

「我說啊幸子，你跟卡特爾同居是真的嗎？」

「呃呃？！」驚呼的人是幸子而不是其他人，同學學們都注視著幸子，觀察著她的反應。

「才沒有。」卡特爾不等幸子亂來，先發制人，站了起來坐了幸子旁邊位置的桌子是抱胸，一臉無奈的樣看著發問的女生。「對吧？」

「對！才沒有同居！」幸子附和著，心裏慌得不成樣子。

「為什麼會這麼問？」

「就是聽說啊！有這樣的傳聞！你看卡特爾同學跟幸子不是大新聞嗎？」發問女生低下頭擺弄著手指。

卡特爾想了想，拋下一句「總之沒有啦。」便回去自己的位置。

這次來問問題的是男生，對象也換成了卡特爾。

「所以啊，上了未？」

「未啊」卡特爾沒好氣地回答。

「為什麼啊？是男人就上啊！」

「上你個頭，這是法律的問題不是男人的問題。」

「法律是被大人知道了才去管的東西，我們小屁孩才不用理！」

「鬼啊？你上過了？」

發問男生突然被反問一句，他愣了愣，便抬頭挺胸，高舉右手打在心口。

「當然！我是男人！」

班房角落某女生馬上以雙手蓋臉。

「好吧你厲害，我才不會上啊，未成年啊我。」

說畢，卡特爾又趴在桌上。

「等等！還有問題！」

「很煩啊你。」

「是關於昨晚跟〈光〉的戰鬥！」

「你看了啊。」卡特爾終於抬起頭。

「對！那場超讚！只是想問魔法陣是什麼一回事？還有〈光〉是如何進入對戰的？」

〈光〉。

的確，光突然出現在對戰場地，把ゼロ手上的武器打走了，可是沒有進入對戰房間才對，因此他不可能於對戰出現。

這問題卡特爾昨晚也稍微想過一下，那時他想到的唯一可能性是駭進去的，可是那技術要求很高，不是對戰開場五分鐘便能輕易做到。

對此卡特爾不打算亂講一通。

「魔法陣就是BGSP早期出現類此技能的東西，可是魔法強得太離譜了，營運者那邊過了不夠半年便不再受理追加魔法。」

於BGSP，玩家能自行設計自己的角色，包括其外貌、武裝和技能，卻要交由BGSP審批以確保遊戲平行性，所以「發動技能使對手即死」之類的一定不會出現，基本上不太逆天便沒事。

ゼロ的【瞬間轉移】就是技能，他還有【絕對回避】，名副其實發動的一秒期間能有無敵時間，並能進行任何動作，可是有著沒場對戰只能發動兩次的限制。（官方追加）

「至於光的問題自己去問菅原老師吧，他就是〈光〉了。」

卡特爾不顧一頭霧水的發問男生又趴在桌上，事實上，班裏的同學都是一頭霧水。

咩咩咩咩

進來的是英文老師不是菅原。

「回到自己的坐位去！點名了！菅原老師今天請假！真是的。」英文老師接下來自言自語了一大會。

——菅原老師不在？

——菅原不在。

「太巧合了。」卡特爾小聲說。

@@@@@

放學，無視大量投射過來的視線，卡特爾低頭思考著，幸子走他在旁邊，只覺尷尬不已。沿途，二人沒有交談，幸子看到卡特爾在苦惱，便沒有說話，直到她家門前。

「抱歉，我先回我家，晚上再來。」卡特爾說。

「嗯。」幸子微笑以回應，看著卡特爾的背影逐漸變小，才打開自家門口。

卡特爾回到距離黑羽家4條街遠的家後第一時打開BGSP，查看對戰紀錄。

所謂對戰紀錄就是把對戰內容全記下，再傳送給營運者，以確保沒有大規模出千（一般小規模都是隻眼開隻眼閉），而這紀錄是可以讓玩家重看的。

——沒有。

對戰紀錄沒有〈ゼロ〉和〈Emi〉VS〈宙斯〉和〈era〉。

保險起見，卡特爾重看了一遍再近數場對戰。

「沒有。為什麼？為什麼是我太天真了？」

卡特爾抓緊滑鼠，畫面可以看到游標在顫抖。

切。

——我太天真了，低估了菅原，低估了〈光〉。

卡特爾腦海無數個可能性已經減少至幾個。

其中一個是：〈光〉就是營運者或相關人士。

「不不不，不會吧！那種SAO展開才不會發生！哈哈。」

然而，這是一個不能隨意否定的可能。

願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駭客。

可是這兩個都解釋不了重逢後光說的話。

——『躲在某處逃避現實的某某人。』

我認識光的嗎？為何他會知我逃避現實？

再說，有多少人知道我逃避現實？

逃避現實，是要連帶「田中祐」的事一起想才能做到。

所以〈光〉知道田中祐。

菅原知道田中祐？我自認沒有認識多少人，那時候也沒有多少人跟我說話，我沒有印象見過他，卡特爾心想。

順帶一提，田中祐那時候上學戴帽子的，得校方批准。



總之先把niconico的直播給空白看看，那兩個家伙對駭進BGSP好像有些心得，卡特爾如此決定。

原先打算先睡一覺等到晚上，可是他到街上散步去了——於自家門前遇到了青子。

「啊呃黑羽。」

「叫我青子！」青子顯得生氣，心裡大概又是另一回事吧。

她跳進卡特爾加裏，在空中把鞋子甩開，赤腳跑進房間。

「你在幹什麼！？打擾了也不說一句？！」

青子一個屁股坐在書桌在椅子上，登入了BGSP。

「什」

——她也有玩？

卡特爾心中的玩家之心略微燃起了，因此沒有再多阻止青子。

「青子～——」未關上門的卡特爾家外傳來幸子的呼叫聲。

喂喂不是吧

幸子喘著起來到門前，看到一臉無奈的卡特爾正搖著頭。

「把你家妹妹帶走吧。」原先的玩家之心已平踩息了。

「青子！別打擾人家！」

幸子來到書桌前，看到電腦畫面止步了——

她看到了〈光〉又消失了。

## EVO——重新開始

光？

青子坐在小卡的書桌前，關掉了BGSP，笑著望向了。

「姐？怎麼了？」

「不」

光？

我看著的是誰？青子？

她又一跳一跳的跑到玄關穿鞋離開了小卡家，我目送著她離開，什麼也說不出。

「幸子？」

小卡一喚我，便讓我回過神來。

「怎麼了？」

「啊不。」

我決定告訴我所看見的，結果他又陷入苦思。

小卡坐在書桌前操作著電腦，我也上前看。他開啟了屏幕錄影的程式，查看影片。

「這是？」

「我平常的習慣，長開屏幕錄影，以翻看過往人們出的千，再想對策。」

喔

「黑羽青子果然有〈光〉賬號。」

畫面播著青子登入〈光〉的賬號的情形。

怎會這樣！我都不知道青子有在玩，更何況她的房間的電腦運行不了BGSP！

「昨晚我在對戰的時候她在家嗎？」小卡托著前額。

「應該在」

「就是不肯定的意思？」

很遺憾，是。

我低下頭，試回想一下青子的行蹤——什麼也沒有，她昨天不在家。

小卡趴在桌上，雙眼卻大睜著。

「切。」

「出去散步散散心？」

「那裏散得了？我的賬號也被刪了。」

被刪了？！

「呃？！那」

「角色資料全失去，連勝紀錄不要緊，可是角色資料全失，出戰EVO不能用ゼロ了。」小卡站了起來，倒在床上。

「零式也不見了，我什麼也沒有了。大意了，沒想過她會」

可是是什麼時候刪的？都看不見。

「我也看不見，都是靠屏幕錄影。」這時小卡苦笑了一聲。「該說幸運嗎？我把直播發給了空白他們，等他們的好消息吧。」

的確，賬號刪了等於niconico那邊也刪了，直播的影片也會跟著消失。

可是為什麼會把直播影片發給空白？小卡告訴了我他原先的兩個假設。

「黑羽青子就是〈光〉這假設儘管感感無限接近於事實，總感覺好像差了什麼去證明。即使知道了青子跟〈光〉有關係，心中的違和感不減反增。」

小卡閉上了眼，告訴我今晚不過來了，直到EVO來臨也不會上學。

「那我今晚就住在你家！」我說。

「呃？」

「我今晚住在你家！反正青子不可能會回家了，這情況想一想便知了，既然如此不如讓我住在你家！」

「不是請求而是要求啊我家很小，你一定不會睡得舒服。」

「我不求舒服只求跟小卡一起！」這句話不經我大腦說出，在心裏重複說了一遍後馬上臉紅得發熱，頭不禁低下來。

「我今晚不睡，你睡我的床吧，我出去吃晚餐。」

他嘆了口長氣，站了起來出門去。

說來不知不覺天黑了，我也跟上小卡。

@@@@@

晚上，結果我真的睡在小卡家裏，小卡的床。

睡不著

睡在男生的床上超緊張！而且是男朋友！

沒有「小卡的味道」。

我在想什麼？！

我也檢查過床鋪和被子，看看有沒有「那種液體」，嗯，沒有呢，小卡沒有在床上打手槍呢。

「快睡吧，被子裏甚麼也沒有。」

小卡正在畫紙是畫來畫去，看著看著，我睡著了。

@@@@@

「你真的不上學？」

「不上啊。哪有時間。」

明明語氣平靜，卻覺焦急。

我於玄關穿好鞋，回頭看小卡，他埋頭苦幹著，臉上掛著撲克臉，大概心裏很緊張吧。

「我出門啦。」

「嗯。」

接下來的十天小卡的家門緊閉著，我想拿上課的筆記給他也不行，把自己困在家裏我大概會發瘋，非常燥底的那種，我很替小卡擔心。

在第七天的時候他發了短訊給我。

『美國見，酒店你負責。』

「七天不見第一句就是叫我安排酒店？！」

我一下子從位置站了起來，引來了全班同學的注視，剛巧是午休，班房沒老師。

「喔喔喔！」

「按排酒店是要今晚打夜戰？！」

「卡特爾同學終於肯成為男人了！」

「今晚黑羽和卡特爾要畢業了！」

「才！不！是！」我快尖叫出來了，終於把他們的口封住了。

「我和小卡特爾要去出戰EVO，所以要去美國，那要住酒店的吧？」

「果然是畢業，在美國畢業。」

「行了，找人拖他出去斬。」

我沒好氣地坐下，身後傳來慘叫聲。

兩天後，我乘飛機來到了美國，於人山人海的機場，我跟管家一起乘的士先到酒店，休息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到會場去。

順帶一題，青子行蹤不明，我拜託慌得要命的管家不要報警，花了很多時間才能說服。

——因為我相信青子現在也在美國。

會場內整體燈光昏，卻有大型射燈照亮著EVO標誌的舞台，台的上方是四個大屏幕。另外四處有小射燈移動著，照著觀眾席。

我馬上尋找小卡的身影，似乎是大海撈針，不久便放棄了。

這次的BGSP環節有上千人參加，一開始會先進行十場大亂鬥，約百人一場，必需在半小時內生存或成為最後生存的12人。兩場加起來就是12人了。

這類大亂鬥我參加過不少，經驗不比小卡少，我和他一定能存活，進身淘汰賽。

觀眾席坐無虛席，我很慶幸能成為其中一員。

司儀站在了在舞台前方，四個屏幕隨即顯示著他的頭部大特寫。

「好了！遊戲的時間啦！今年我們有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參加EVO的BGSP環節！」

全場隨即傳來如雷的歡呼和掌聲。

「眾所週知，BGSP是現在其中一款最受歡迎且最多人玩的遊戲！而EVO！就是一個讓各位實力頂尖的玩家互相廝殺，然後！——」

司儀指向台正中間的獎杯，那是一個有著EVO圖標形狀的玻璃，上面寫上了『EVO』和『世上最強玩家』的字樣——屏幕上如此顯示著。

「奪取最強玩家的名號！！」

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再次傳來，儘管這的太吵，這是EVO！這氣紛才是真正的EVO！

我不禁笑起來——是要打倒所有對手的狂傲笑容。

——玩家之心燃起了！

我現在看不到小卡的身影，想必他也是跟我一樣吧！

「廢話少講，馬上讓我們開始吧！我在此宣佈——EVO開幕！」

全球最大型電競比賽·EVO！

——開幕！！

# EVO——聽說兄妹和最強玩家（們）登場於世界舞台了

於場內有——不，是只剩16個人。

平坦的場的中間有一巨型光速穿過，場內只剩15人。

〈Emi〉持續於場內遊走，並儘量躲在一旁，免得成為目標，她至今未曾擊敗一人，也未曾被盯上。

場內有15人，卻只有14個玩家。

這時12個玩家都同時盯上場上兩個樣貌一樣的角色。

〈暗裂〉。

她們都是小女孩造型，拿著同樣的單手大劍和充能槍，腰間都掛了小刀。

一揮劍，13個玩家，再開充能槍，12個玩家。

——嗶——

【Game Over】

@@@@@

「喔喔喔喔喔！！！」震耳欲聾的歡呼聲此起彼落，第四場大亂鬥結束了，一百玩家一起離開舞台，回到觀眾席去。

「小小卡！」幸子於那九十九名玩家中找到了卡特爾的身影，並奔往他。

「噢，幸子——哇？！」

幸子飛撲上去一下子抱住了卡特爾。

「小卡——！！」

「呃那個」卡特爾一下子手足無措。

「十天啊！十天不見你啊！你十天自閉在家啊！」幸子快哭出來了，是因為忍了十天一下子解放而哭，是因為隔了十天終於見到心愛之人而哭。

「不不算是。我家電腦第六天壞了，於是我去活動中心。」卡特爾苦笑著，一邊輕撫著幸子的頭。

「那為什麼不來找我啊！」

「因為訓練項目變更了，訓練對象也一起變了。我找兄妹練了。」

「兄妹？」卡特爾拉著幸子回去自己的位置，那裏空位置旁邊坐了一對兄妹。

「就是你跟蹤我的那次。」

空笑了，白則是抓緊空的手。

「哥哥是空，白是妹妹。」

空微笑回應，白注視著幸子，幸子也連忙微微點頭加一句你好。

「我的角色是要同時操控兩個人，所以便打算練習一打二。」

「喔」

——暗裂，這就是小卡的新角色。

「留了妳的位置，坐吧。」卡特爾先坐進去說。

「話說你沒聽過女性優先嗎不過謝了。」幸子說著坐下。

「喂，你女朋友嗎？」

「嗯。」

「有點兒平呢。」

「嗯嗯。」

司儀大聲說著話，使得幸子聽不到兩位男生對女性的人身攻擊，白生氣地盯住空。

「有看到青子嗎？」

卡特爾一說，幸子便明白了。

「沒看到，她失蹤第十天了。」

「」

「空，你覺得〈光〉能駭進伺服器的機會有多大？」卡特爾問。

「不知道。」

那回答並不是秒回，而是空和白一起思考了十天後得出的結果。

十天前，卡特爾拋了個課題給空白：駭進伺服器，當然，失敗了。

「拜託，30字元的密碼叫我如何破解？白都差點發燒了！」空無奈地嘆氣。



「還真是跟足原作設定，厲害。」卡特爾注視著大屏幕，第五場大亂鬥開始了。

「感覺被取笑了，是我幻覺嗎？！」

「不算是。」卡特爾看也沒看空一下。

「給我否定！你這樣對待跟你練了十天的人嗎？！」

「這位是跟我對戰了幾年的對手。」卡特爾把手放在幸子的肩膀上，把她嚇倒了。

見狀，空馬上彎腰抱頭。「我是男生我是男生我是男生我是男生」

白微微笑了出來，輕聲一下。

又隔了良久，第五場大亂鬥只剩下30人。

「空白，你們是第六場？」

「第六場。」白確認了卡特爾的提問。

「嗯」卡特爾繼續觀察著每人名玩家及角色。考慮到〈光〉可能換了角色，卡特爾得逐個人確認。

「幸子，有沒有看到菅原？」

「啊，讓我問一下同學。」幸子拿出手機發短訊，很快便有回覆了。

「菅原在學校似的。」幸子給卡特爾短訊的回覆，裏面有人拍了菅原的照片。

「四小時後有沒有他的課？」

「大概沒有。幫你問一下。」

又回覆，這次是拍了菅原上課時間表的照片。

四小時後菅原有兩節課休息。

看著卡特爾十天不見的沈思樣貌，幸子便不打擾了。

第五場大亂鬥完結，又有十二人出線了。

「空白。」卡特爾只說一聲，兄妹便一起站起來，往戰場中心走去。

「幸子。」他又說。「可以叫親衛隊監視菅原嗎？」

一說親衛隊三個字，卡特爾心裏只覺嘔心，不過他明白到，那群女生還是有用處的。

「呃欸！可以啊。」幸子看著他不情願的樣子，笑了出來，一邊發短訊。

「第六場大亂鬥——開始！」司儀一宣佈，大屏幕便又司儀大特寫變成觀戰者畫面。

——有空白在，大概沒問題吧。

卡特爾這麼一想，便低下頭繼續思考連續十天也想不出答案的問題。

——〈光〉在幹什麼？

〈光〉在他人生舞台第一次登場是兩年前，突然出現，突然打敗自信滿滿的卡特爾。這時，光讓卡特爾看到了一個新世界，一個不是自己稱霸的世界，這樣他確立了一個新目標——要打倒〈光〉。

要打倒〈光〉，就要接近他。二人時不時都在聊天，互相切磋，也有互相交流。〈光〉漸漸知道了卡特爾的生活，卡特爾卻對〈光〉一無所知。

——也罷，我有一個聊天對象已經很好了。

卡特爾這麼想，二人關係由敵人變成了朋友，卻又是要打敗的朋友。

過了半年多，卡特爾發覺〈光〉太瞭解自己，完完全全摸透了自己的心——想說什麼，想做什麼，在想什麼，全都知道了。

人能敞開心扉，卻不能讓他人進入得太深，是有底線的，而〈光〉觸碰了這底線——一腳踩住了底線。

敵人，敵人中的敵人。

於黑色箱子中，這次卡特爾連裏面也貼上數層、數十層封箱膠帶。

〈光〉也自然消失了。

所以隔了一年多，光為何又出現？光在幹什麼？光想幹什麼？

於黑色箱子中，一片漆黑，幸子從外面一層一層削開，光明從外面透進來，讓卡特爾抬起頭。光芒把卡特爾的眼照得刺痛，於刺痛過後，他伸出手，幸子一下子把他拉上來——

卡特爾於打開了的黑色箱子站立，箱子馬上瓦解，他踏出了一步——

〈光〉。

所以說青子真的就是光？那菅原是怎麼一回事？

「小卡？小卡？！」

「喂，卡特爾，先別想事情。」

卡特爾從沈思中被拉回EVO，抬頭看著在他面前站立著的幸子、空和白，眨了眨眼，再揉了揉眼，讓自己的頭腦清醒起來。

「第七場亂鬥已經完結了。」

「呃第七？」

「對，第七。」空確認了卡特爾的疑問。「你已經錯過了一整場亂鬥。」

「呃？！為什麼不叫我？！」

「叫了啊！就是沒反應！」幸子說。「差點要一下吻下去！」

「哇，別在公開場合這樣，我會不好意思的。」卡特爾低下頭。

這時白一下子吻到空的臉頰上。

「哇哇哇！」卡特爾驚呼起來。

「哈哈」空得意地笑著。

「小卡！」

「不！不要！等我打完EVO才來！」

「你說好的！」

看著幸子既生氣又期待的表情，卡特爾只覺奇怪，超奇怪。

「是啦。」

然後幸子雀躍不已的表情和勝利手勢使得他無言地搖頭嘆息。

@@@@@

第九場大亂鬥——開始。

一百個角色全都奔向自己的目標，舉槍或是揮劍或是發動技能。

一人站在原地，默默高舉右手。

於對戰場正上方出現一個包覆全場的紫藍色魔法陣。

『為自己能被選中而感到幸運吧！』

魔法陣一發亮，88個角色浮起之空中，都動彈不得。

## 【引導宣言】

魔法陣發黑，對戰場一下子被黑暗，只有一人發出暗淡光芒。

## 【滅亡預言】

黑暗消失了，場內只剩十二名玩家。

## 【Game Over】

@@@@@

場內雅雀無聲，只有遊戲播出的聲音，圍成一圈的一百人沒有一人站起來，也沒有觀眾歡呼。

——開始了30秒，88人蒸發，12人生還。

幾乎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知道的也說不出話來，因為真的太可怕了。

比核爆可怕，比大屠殺可怕。

這是一場必敗無疑的單打虐殺。

「大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嗎？」

司儀吞吞吐吐地問，望向了評論員，得到搖頭回應後再望向觀眾。

「不不如讓我們回看一下紀錄」評論員說。「沒有！消失了！」

「什麼？」司儀往評論員走去，一起看電腦畫面，大屏幕也轉為顯示評論員使用的電腦。

於對戰紀錄版面，只有八場大亂鬥，八場，無論是一二三四數，二四六八數還是四八數，都只有八場，沒有剛剛的第九場。

「這是怎麼一回事？」

「幸子。」卡特爾一說，幸子便馬上用短訊問同學。

「剛下課了數分鐘。」

「空。」

「不可能，下課數分鐘，假設5分鐘，也不夠時間駭進伺服器。」空神情嚴肅地道出。

「白。」

「一百零一人。」白咬起拇指指甲，皺起眉頭。「不見黑羽青子，也不見類似身形的女生。」

卡特爾抓起拳頭，咬緊下唇。

——〈光〉，你在幹什麼！給我堂堂正正出來跟我對戰！

# EVO——聽說一個惡夢的終結是另一惡夢的開始

一百二十八強。

六十四強。

三十二強。空落敗，白棄權。

十六強。

八強。幸子落敗。

準決賽。

決賽。

落敗者一百二十八強。

落敗者六十四強。

落敗者三十二強。

落敗者十六強。空落敗，出局。

落敗者八強。

落敗者四強。幸子落敗，出局。

落敗者決賽——

——總決賽。

@@@@@

幸子把我和她安排到同一個酒店房間，我正躺在床上看著白色天花板，思考著，一邊等待幸子洗完澡。

並非思考明天總決賽的對策，而是與〈光〉的所有相關事情。

如果青子真的是〈光〉，她在想什麼？

假設她一直以來都是〈光〉

當然我跟她告白了，被甩了，〈光〉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她以〈光〉的身份回應了我？

不能隨意說不可能，因為我第一次去黑羽家，她超纏人的說。

——我是她的寵物。

這句一定是鬧著玩的，字面意思一定是鬧著玩的，可是字裏意思

果然她真的接受了我，這回到我拒絕她？

她見我跟幸子如此親近，就嫉妒，〈光〉再次出現了？

好像講得通，好像講得通。

還有數個問題。為什麼她當年不直接找我？

我記得她是那種定時定候換男朋友的那種人，無數男人被她精神上殺掉

這只是我一廂情願，會不會她是在我珍惜我？

能得她珍惜是件好事，可是你該告訴我嘛，更何況我已成了幸子男朋友。

我該差不多向幸子坦白一切吧。

聽天由命。

拖著沈重的腳步走上決戰舞台，並非因接下來的對戰將刻印於EVO歷史上，而是她肯定會亂入。

〈光〉。

黑羽青子。

司儀大聲簡介著我和對手的來歷，似乎他是去年冠軍。

把第二個鍵盤插進電腦主機，放到地上，脫鞋脫襪。

登入BGSP，進入對戰房間，總決賽開始。

@@@@@

Set 1, Match 1

拿著旗幟當武器的〈Leo〉走向〈暗裂（1）〉，〈暗裂（2）〉往地下丟煙霧彈，隨即場內煙霧瀰漫。

〈Leo〉看到〈暗裂（1）〉後退，便追上去，卻馬上被〈暗裂（2）〉攔腰開槍。

HP倒扣百分之8。

倒地的他起來後退到濃霧中，被不斷狙擊。〈Leo〉以完美的步法巧妙地躲過狙擊並朝射擊方向開槍，當然都落空了。

就在〈暗裂〉開了第49槍，〈Leo〉一下子被大卸八塊。

【Game Over】

@@@@@

決戰舞台上，我們二人都低頭著。一人是為了思考一打二的對策，另一人則是繼續為光的事煩惱著。直播鏡頭默默地拍攝住我們的樣貌。

「好了！讓我們進入第二場比賽！」

——「幸子，我想告訴你一些事。」

進入對戰房間，set 1 match 2 開始了。

——「是什麼啊？」

——「我是田中祐。」

我採取龜縮戰術，引誘對方進攻，同時讓角色們的動作同步。

——「不要想太多，好好為總決賽準備吧！」

幸子那時候保持著微笑，我卻不懂那微笑。臉頰肌肉是略微繃緊的。

對方一直在提防我的〈暗裂〉，也在龜著的。

我不想拖太久，快點完結，快點讓〈光〉亂入。

快點跟青子做個了結，快點跟田中祐做個了結，快點跟過去做個了結。

昨晚，聽過我的話，幸子並沒有多大表示，只是叫我早點休息。沒有生氣也沒有吃驚。

果然她一早已經知道了？因此我的坦白是她遇料之內。

一號的動作遲緩了一下，當然被找住空檔，我讓他後退，不讓二號上前的幫手。

讓二號幫手肯定正中他下懷，因為我是他我也會這樣引誘。

一號機持續後退一邊以攻擊擋下攻擊，煙霧不能連用兩次，這時我選擇【絕對迴避】，穿過〈Leo〉



的身體向前滾地，再轉身一斬，控他場，最後一下【大卸八塊】，把他支解。

〈Leo〉HP歸零，Game Over。

先贏一局。

「第一局完結了！Leo選手完全被暗裂選手壓制住！能否於第二局反擊呢？」

說實話，我的暗裂基本是公式出千，不過對付貨真價實的公式出千，只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才不會讓你有反擊機會，我要重現豪鬼亂入。

「第二局——開始！」

【大卸八塊】是設計成強制HP歸零，可是有發動條件，就是要發動49次攻擊，再發動【絕對回避】來派生【大卸八塊】。

所以為求剛好到達49次攻擊不多不少，不能亂攻擊，否則會重設次數。

49這數字有什麼特別呢？沒，沒什麼，隨便一個數，那時候在想哪個數好呢，腦中閃過4字和9字，就決定了49。

二號被攻擊了，當然不是後退，是迎擊，而且是兩隻角色一起夾攻。

這完美的波狀攻擊，你是破解不了的，Leo，我不會讓你有機會喘息，一有破綻就被我的無限連擊打死。

來！叫你怎破解！

——「你是田中祐嗎？」

——「我是卡特爾。」

！！連擊一下子瓦解，Leo發動技能把兩隻暗裂都彈開了。

糟！重整旗鼓！Leo集中攻擊住一號，得讓二號幫手

不能！明顯慌了！

攻擊次數剛好重設了！

可惡！

一號【絕對迴避】到二號身旁，同時二號開槍掩護，先拉開距離！

兩槍，三槍，四槍，五槍

我有二打一的优势

果然我缺少了出戰大賽的經驗，平時我都是安坐家中打線上聯賽的。觀眾壓力、天文數字獎金和最強玩家稱號，這些以外還有〈光〉。我背負了很多東西，全都集中在兩個鍵盤和一個滑鼠，手指關節痛了。

我剛才怎麼了？閃過了那一段問答。

我害怕了？

罪惡感？

不能。不行。我不可以被這小事影響。我在此執起滑鼠，踩著鍵盤是為了跟過去做了結了！這點小事——！

——白茫茫一片，腳下出現了六個正方形組成的黑色十字架。

不能。不行。我不可以因此而分心。集中於眼前的對戰。我正拉開距離重整旗鼓，攻擊次數為42次。

Leo剛好提起了右腳要跑過來，現在！一號上前斬兩下，二號斬一下，一號轉身斬一下，二號連斬三下——

【絕對回避】

派生·【大卸八塊】！

Game Over · set 2 match 1 完結。

我大口大口喝了水，冰水先刺激口腔，再落到喉嚨，最後肚子感覺到一陣涼意。放下玻璃杯，再重新握起滑鼠。

——手汗。

有手汗了。

眨了眨眼，搖了搖頭，再拍一拍臉。

set 2 match

2·將會是〈光〉亂入的比賽，將會是讓我的人生再開始的比賽。這只有我，幸子，空白，還有青子知道。

此時，也許獎金不再重要了，也許稱號不再重要了，也許EVO歷史不再重要了。

我是玩家，同時是男人。是男人就會有女人，而我正要用遊戲來乾脆了結過去的感情。

腦內播起《來自新世界》，我點擊了【準備完成】。

——我站在一條長樓梯上，連接著一道發光的門，我一步一步走上去。

我全力進攻，二個角色分別游走且拉遠距離開槍，對於基乎只用近攻的Leo完全是不文明行為。他只有一把手槍，應付不了兩個對手。

46 · 47 · 48 · 49——

【絕對回避】

派生——

【次元之超越】

【新的命運】

對戰變回初始狀態，作為對手的Leo卻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孩造型的角色。

狂傲一笑。

〈光〉。

「光！！」

我握緊滑鼠，場內迴響著我的呼叫。

我讓用腳操控二號戒備著，一邊用手打字。

『駭進來的？』

『對喔～』

『菅原是什麼一回事』

『技術人員～』

『青子嗎？』

『你叫我的名字了～』

隔了良久，我才再打字。

『你一直都是〈光〉嗎？』

『對喔～』

我看著那段文字對話，看完，看完，再看。

拿起玻璃杯——空空加也的。

我再打了『為什麼』，不過沒有完成句子，也沒有發出去，只是把那三個字刪了。

接下來，我深呼吸，大吼一聲，兩個暗裂都衝上去〈光〉。

魔法陣於她的雙手中出現了。

### 【安息領域】

一道半透明牆壁把〈光〉自己圍起來。

充能槍射出的激光穿過牆壁再穿過〈光〉的身體了，沒有扣HP。

切。

魔法果然厲害！

嘿！

好啊！來啊！

二個角色一起衝到〈光〉面前瘋狂攻擊，她馬上取消魔法再後退，右手掌心出現魔法陣，然後右至左一揮。

### 【究極練成】

三隻巨型石造哥蕾姆破地而出，一下抓住二號的腳。二號開槍爆它頭，便鬆手了，碎成一攤小石頭。

一號也跟著爆哥蕾姆的頭，碎石腳又重新組合起來。

「所以是究極啊」

不過！讓你見識一下二機協調的威力！

我讓一號應付死而復生生而送死的哥蕾姆，二號突擊〈光〉。

不出所料，因為她要控制哥蕾姆，因此只能用武術而不是魔法。

先是側身躲過正拳，再後退躲過隨之而來的第二拳，馬上還她一刀，並接上兩刀，便又後退。

輪來的攻擊漸漸形成半回合制的攻防戰，於第四回合，我在本應攻擊的回合選擇了迴避，把〈光〉嚇了嚇，不馬上攻擊。我再迴避多一回合，〈光〉攻擊我了，我趁機反擊，一下充能槍Full Charge，沒收她半條血。

然後！我選擇連擊而非迴避，再沒收了〈光〉四分一血。

接下來我迴避了，如我所料，〈光〉迴避了。

我又迴避，躲過了〈光〉的攻擊，於是我再開一槍，把剩下的血都沒收了。

〈光〉HP歸零，哥蕾姆隨即瓦解成粉末。

Game Over。

「哈！我贏了！我贏了——！！」

我到從坐位一躍而起，往後倒在地上，翻滾了數圈再站起來跳了數下。

我贏了〈光〉！

我贏了！

終於！多年來打不倒的宿敵！現在！打倒了！

〈光〉不再是打不倒的！

哈！

了結了。

不再被過去束縛。

我是卡特爾。

是一名玩家，也是一個男人。

@@@@@@

——回國，得知了青子自殺的消息，卡特爾不再踏出家門一步，大門緊閉，黑色箱子重組起來了。

〈光〉消失了。

光消失了。

【完·待完】

@@@@@@

間記

這是間記，代表故事還未完結。

我自己也明白，這結尾很奇怪，可是之後會有解釋。

黑色箱子，代表著卡特爾的心，而〈光〉就是那箱子中的光源，失去了光，箱子中只有絕對黑暗和絕對零度。

卡特爾自己也許不知道，可是光在他心中的地位比誰都高，比幸子高，比自己高。

等那人消失了，才後知後覺，我認為是很悲哀的。

卡特爾不全是後知後覺，可是未能看清自己內心的全貌，因為他把自己封印得太久了。一打開箱子，便被外來光照得太刺眼。

幸子對卡特爾來說太刺眼了。

青子的光對卡特爾來說，才是剛剛好舒適的光，足以照亮箱子。

——消失了卻會刺痛內心。

這小說我於去年寫了頭半，現在重寫並完結了。也許有些非常細的細節我寫不了出來，我感得這小說很悲哀，各種方面。

為什麼青子會自殺呢？我的伏筆應該不夠讓讀者猜吧，這個我道歉。因此將連帶二周目一起解釋。

這個二周目嗯，有些奇怪的，不過應該不會太反感吧。敬請期待。

關於靈感，是來自遊戲人生的。必須強調是動畫版而非小說版。

於第一集，制作組以黑色箱子來代表拒絕參加名為人生的遊戲而自我封閉的空和白。這時我就想，不如寫一個自我封閉的玩家故事吧，結果用了十多年前的王道展開之一。

嘛，讀者覺得可以，我也沒多改，反正我期待的是我的手能寫出怎樣的後續。

二周目將會有多些解釋，希望能解答各讀者心中不同的疑問。

於此向各位讀過我的黑色箱子的讀者

因打錯一個字差點改變了故事結局的作家  
路人甲

# 聽說箱子變得打不開了

於黑色的箱子裏，一人躺在床上縮成一團。

絕對的黑暗，令人窒息的冰冷。

彷彿要把所有熱都吸收，彷彿要把所有光線吞噬。

——根本不會有光線能透進來。

對，那紅髮後悔了，那時候不應該開箱子的。

讓光線照進來，成了屏幕光外第二個光源，然後箱子解體了。

最後換來的是青子自殺。

他是知道的，箱子解體是因為他於細小的箱子站起來，撐破了箱子。

沒有任何藉口，箱子是他解體的。

伐價是青子自殺。因此青子是他殺的。

伸手不見五指，卻見到右手握著染紅了的滑鼠。

——早知那天輸掉了就好了。

EVO什麼的，最強玩家稱號什麼的，不過是稱號罷了，為什麼我會看得那麼重。

深藍色的外套於心口位置染紅了，然後慢慢擴散開去，床單也染紅了。

是溫暖的。

那一刻，他心裏閃過一個想法。

——如果〈光〉其實還是在線的話？

屏幕再次亮起了，黑色箱子裏被那僅有的光照亮了，只是昏暗的程度，可那也算是一種光。

〈光〉·離線。

他開始嘲笑自己了。胡什麼思亂想啊。不會再回來了。我殺了她。

這時，他腦海內傳來一把聲音。

——2減1是多少？





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  
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  
。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  
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

原諒我。

原諒我，青子。原諒我，幸子。

他把手收回了。

# 聽說一切變得奇怪了

青子死了。

沒有留下任何遺書，卻在地上留下了一攤血跡。她是從一間小學的天台跳下去的。

「我回來了。」

放學回家，管家從我手上接過書包，我正打算問問題，一想到那張用白線在地上畫出青子的姿態的照片，我閉上嘴了。

——「青子呢？」

這句問題已經在這個玄關這個時間問過無數次，非常自然地會不經大腦說了出來。

問題是想要知道答案才會問，我都知道了答案，問來幹什麼？

結果，我和管家沒有任何對話，他默默放好我的書包，我默默地走往我的房間。

來到走廊，看到那並排的兩個房間，便有了一種想要進去看看右邊的房間的感覺。

想要進去，卻打不開門。

手不聽使喚，伸不往門柄去，腳也不聽使喚，踏不出第一步。

為什麼

我在幹什麼啊，不是說好大家不進大家的房間嗎？進去幹什麼。

苦笑了一聲，回到自己的房間。

一個屁股做到椅子上，握起滑鼠——卻動不了。

這滑鼠太重了，看著屏幕上的游標，微微抖著的。

看到BGSP的圖像，游標卻移不過去。

我在幹什麼？

可惡。

看著這圖像，我就想起青子那淘氣的笑容，想起了她和卡特爾的決戰，想起了他們二人的對話，想起了卡特爾向我的坦白。

「啊～！我都在幹什麼！」

內心有什麼非常悶納的東西形成也，我為了消散它跳到床上不斷搞打枕頭，又把枕頭亂丟，最後我不小心跌在地上，便縮成一團。

好痛。

身體好痛。心也好痛。

——「幸子，我想告訴你一些事。」

——「是什麼啊？」

——「我是田中祐。」

那時他這麼說了。

其實，我一早知了，可是見你不想承認又沒有否認，而且你是對我一心一意的，便沒再追究。

結果，你根本不是對我一心一意，一直都被青子束縛著。

他對我坦白正是他無法釋懷的最好證明，在決賽中連番失誤也是對我坦白後也無法釋懷的最好證明。

我沒有讀心術，可是我想知卡特爾在想什麼。之前是想什麼，那時候在想什麼，現在在想什麼。

卡特爾今天也沒有上學。

他已經連續第不知多少天翹課了。

我不知道他的家在哪，不過大概方向還是知道的，今天未整理好心情，我明天才去他家找他當面問。

不知不覺間，睡著了。

@@@@@@

我看到了卡特爾。

今天午休，卡特爾穿著一身皺折痕的校服回來，跟校服形成強烈對比、比平時更深的黑眼圈，煩燥的情緒，還有瘦了一圈的身體說明了一切。

他一拳打到菅原老師的臉上，菅原老師失衡倒了在地上。

「卡特爾！」我的呼叫成功吸引了卡特爾的注意，我卻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之前想好的台詞和應對全部不見了。我就是這樣腦裏一片空白的盯注卡特爾。

卡特爾也像是想說什麼的嘴脣微微動了，但馬上緊閉起來，也抓緊了拳頭，帶著快哭出來的難看表情轉身離開了。

我伸出手上前想抓住卡特爾——伴倒了。

爬在地上抬頭看著卡特爾一步一步遠離我。

—————！！

！！

！

。

結果找到了他，卻什麼也說不出。

為什麼

青子已經離開了，我不想再

。

。

可惡。

「黑羽同學？你沒事吧？」

是菅原老師的聲音。

「怎麼可能沒事？」

聽我一句反問，他苦笑了。

我站起來，拍掉制服上的塵灰，這時發現菅原老師一直注視著我。

——『菅原是什麼一回事』

——『技術人員～』

身差使得我要微微抬頭才能看到菅原老師的雙眼。

「菅原老師，我有話要跟你說。」

他馬上擺出一副真是的的樣子。

@@@@@

我們來到多用途活動室，我還在環視四周的時候菅原老師便坐下了，我也連忙坐到他對面的位置。

房間裏除了椅桌還有數部電腦。

「所以，是要說什麼？」

菅原老師故作輕鬆。

「你有看EVO的BGSP決賽吧？」

「有啊。」

「那時候青子亂入了。」

「嗯。」

「她說過你是她的技術人員。」

「這樣啊。」

「能就這件事多作解釋嗎？」

「為什麼我一定要告訴你？」

——！！

火起了，你這不負責任的人渣！

「難道你就沒有罪惡感的嗎？！」

活動室迴響著我的尖叫，還有椅子倒下的聲音，我這才發現自己激動過頭了。

可惡。連我也煩燥起來了。

我拾起椅子擺好再從新坐下。

「罪惡感的話我相信有人比我更厲害。」

有人比你更厲害？明明你有足夠能力去助止青子自殺不是嗎？青子可是找上你幫她駭進EVO決賽喔！這不就證明你是得她信賴的嗎？

EVO決賽

「卡特爾？」

「對。那家伙可是覺得自己殺了青子。」

「呃？！你在說什」

菅原老師是認真的，他不是故作輕鬆的說，而是繃緊臉的說。

明明不關卡特爾事，明明是青子自己跳樓。

「那家伙在EVO裏打倒青子，青子自殺，他把這兩件事連成了因果關係。」

這是什麼道理

「就是這麼一回事。」

啊，我說出口了。

那

只要讓卡特爾知道不關他事就好了啊？

不，沒用的，卡特爾的話絕對不會聽入要。

「可惡。」

「對，真的很可惡，可是我們無能為力。」

菅原老師如此說出。

什麼啊，原來你也想過的嘛。對不起了。

——不過，這並不能解決問題。

「青子有沒有告訴你什麼？」

菅原老師搖搖頭。

這也不行

看著菅原老師臉上還未消退的紅印，我想起了剛才卡特爾打了他一拳。

「剛才卡特爾說了什麼？」

「剛才」菅原老師笑了笑。

「有什麼好笑？」

「他要我交出青子的帳號，我說我沒有，他便打我了。真是的，他也失常了啊。」

青子的帳號？

為什麼要她的帳號？不是什麼也會自動刪除的嗎？

不過自動刪除大概也是菅原老師搞的鬼。

為什麼他回來只是為了要青子的帳號？沒有其他了？不過菅原老師再次搖頭，便知似乎真的只是這樣。

結果，空手而回。

@@@@@

回到家，什麼也不想做了。沒心情。麻煩，非常麻煩。

座在床上抱起雙腳靠在牆上。

卡特爾在幹什麼。

我開始掛念那種仇視女生，獨來獨往的卡特爾，開始掛念我還在當跟蹤狂的日子。

其實那樣也不錯。

不，是挺好的。

視線向前面往下的地方望。

卡特爾正是睡在那裏的。

如果他還能繼續跟我同居就好了。

視線向上移一點，那裏擺著兩套椅桌，兩部電腦。

卡特爾正是坐在左邊，我坐在右邊，二人一起磨練技術。

卡特爾的訓練雖然鬼畜，我無論如何都跟不上他的反應速度，可是我很享受能夠近距離相處的時間，而且我跟他的距離不多不少收窄了。

那右邊的位置，我有連續多少晚都在跟〈ゼロ〉奮鬥，為了贏過他而使盡一切招數，苦思著不同計略和研究著他的行動模式。

——可是，一切都

可惡。

現在什麼也不想做，什麼也做不了。這種感覺很討厭，很難受。

明明要幫卡特爾，卻連自己也陷下去了。

明明一定能做什麼，卻想不到能做什麼。

我真是無能為力。

這種感覺很令人煩燥。

可惡。

突然覺得口乾，便到廚房看看能有什麼喝，打開雪櫃，映入眼簾的是一罐啤酒。

右手一直打開著雪櫃門，冷氣一直慢慢飄出來，我一直凝視著這罐銀色的啤酒。

。

我伸手把啤酒拿出來了，啪嘶～，咕嚕咕嚕

又是冰涼又是苦又是是辣的順著喉嚨滑下去，能感受到液體落到胃便停住了。

身體馬上變熱了。

咕嚕咕嚕。

一罐喝完了。

。

我看著雪櫃裏，那裏還有數罐。



我伸手去拿了。

# 聽說找到了鎖鑰了

幸子：

說白了，酒其實不好喝，我卻喝上癮了，房間裏亂罷著無數空罐子。

我以大概很難看的姿勢躺在床上，左手拿著一個罐子，

「又沒有了。」

感覺到手上的的罐子已經是空的，我鬆手任由罐子自己掉到地上，發了已聽了無數次的聲音。

我都第幾天翹課了？我都失去了數天數的能力，又沒有開手機，又沒開電腦，只是吃、喝、睡，幾本上要去廁所和吃飯才會離開房間。

真是可笑。

真是無藥可醫。

說來，爸媽好像還有差不多一個星期才回來？我記得。

好睏。

睡吧。

@@@@@

醒來，頭痛，眼皮好重。

完全友想起來。

啊，想去廁所。離開房間，每走一步都像倒下似的，我靠住牆壁慢慢走向廁所，本來印象中十步的路程變成了走上百步也未到。

嘶嘶嘶

呼咻——

啊啊～

啊咧？我的房間是左邊還是右邊？

是哪邊？

都忘了。

啊哈哈，2分之1機率，沒所謂吧！

我往右邊的房間去，咔嚓，打開門，來到了自己的房間。

啊咧？

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是這樣的嗎？

只有一套桌椅，一部電腦，地上的啤酒罐都不見了。

啊～管家趁我不在幫我收拾了房間啊～

躺上床上，是冷的。

——！！

這不是我的房間！是青子的房間！

怎麼辦？！

快點離開吧

不，難得我能進來，先看看她的電腦。

按下電源，屏幕隨之亮起，與此同時有種難受的感覺源上來了，不是想嘔。

——是罪惡感。

我硬著頭皮查看她的電腦，沒有密碼還真是幫大忙了。

對不起，青子。

她的硬碟裏儲存的都是關於卡特爾的考察，還有以前他們的對話紀錄。

妒忌！

看著他們的對話，青子的確得到卡特爾的各方面信任，卡特爾明顯喜歡著青子。

超妒忌！

越看越生氣！

然後我看到了青子的遺書。

『我已經報復完了

現在我想讓姐姐幸福

請

看到這段文字的人

代我跟他說聲

我原諒你了。』

看完一遍，又一遍，再一遍。

報復？原諒？讓我幸福？

不明白，完全不明白。

她在說什麼？

不過這本來就是打算給卡特爾看的，所以大概只有他會明白吧。

此刻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解救的卡特爾的關鍵。

——我卻不想用腦再思考下去。

啊～啊，喝酒喝酒～

酒

明明不想用腦，我卻想通了。

酒。

這時我終於看到了日期和時間。

原來我已經閉關了一星期，老師竟然還未家訪

那個「老師」不就是菅原老師嗎？

難怪難怪。

現在已經是凌晨三時，忍一忍不要喝，明天才全開火力吧。

@@@@@

第二天一覺醒來已經是中午了啊不，下午1時了。

嘛，太早去的話卡特爾也未醒來吧。

換過衣服，我帶著僅剩的零錢出發了，先去便利店選了兩樽濃度高一點的酒，再往卡特爾的家走去。

太陽好猛討厭

沿途我一邊找他的家，一邊思考如何讀出青子的遺言。

「卡特爾，我報復完了，我現在原諒你」

不行不行。

「卡特爾～我報復完了☆就先原諒你吧☆」

之類的？

嗯應該用田中來稱呼他啊，還是用祐來稱呼？

我記得青子和卡特爾的對話那時是用「小祐」的。嗚！妒忌！

小卡！

我現在穿的衣服是一件紅色外套，外套下就是內衣了。去到小卡家我就先喂他喝酒，然後強上，再說出遺言，就這樣吧！

不知不覺間來到了舊區，數棟公寓加起來大概只有數戶有人住的感覺，很冷清，公寓本身又是破破舊舊的，看，這樓梯扶手都生銹了。

我逐戶看門牌，終於找到了寫「田中」的家。

門口並沒有如我想像中插滿舊報紙和信封之類的，門旁倒是放了個花瓶。

我按下門鈴。

壞了。

我馬上改以敲門，敲數下，等一等，又敲數下，又等一等。

「小祐？你在嗎？」

沒反應。

我再敲門。

「小祐？」

還是沒反應。

嘛，預料之中預料之中。

我看了看四周，視線落了在花瓶上。

他們的對話中曾經說過如果要來找他的話在花瓶下會找到意想不到的東西。

嗯不會吧。

我把花瓶抬起來，下面果然有條鎖鑰。

總之找到了鎖鑰就算了（笑）。

我用鎖鑰開了門，踏進了黑色箱子。

@@@@@

卡特爾：

青子死了。她是死了才對。

「小祐？你在嗎？」

為什麼我會聽到她的聲音？

不會是其他人，因為只有她才會這樣叫我。

只有〈光〉才會這樣叫我。

「小祐？」

是青子。

但是

這是假的，夢來的。

我在床上縮成一團，用被包覆著自己的身體。

不要來找我，只會傷到你。

我不想再傷到你！

「小祐。」

這次的聲音就在耳邊傳來。

我睜開眼，房間還是黑暗一片，是我看到有個女生站在床邊。

我看不清楚，可是我知道是青子。

我伸出手，打算抓住光芒。

——不行。

收回手了。

手卻被握住了。

然後青子騎了上我身上，一下子吻在我的唇上。

不對。

她是餵我什麼，又是苦的又是辣的，液體順著喉嚨一直燒灼著，我能感受到液體落到胃袋裡。

雙唇離開了我。

「青子？」

她又吻上來，那個液體再次被餵到我的口中。

身體發熱了，腦袋也變得奇怪，空白一片的，身體自己動起來了。

「小祐。」

青子又叫我的名字了。

「如果我說我報復完了，我原諒你了你能原諒我嗎？」

報復？

我注視著青子，眼睛的影像卻是非常暗淡，我看不清她的樣貌。

原來如此，自殺是要報復我沒有選你。

為什麼我都沒有發覺呢？明明你是那種越是生氣就越會笑而且起纏人。

——「小卡？小卡是什麼？我的名叫卡特爾！誰是和什麼時候成了你家寵物——」

——「啊啦？不是嗎？」

明明我是應該知道你在想什麼才對。

可是，我得到了原諒，那麼什麼都沒所謂了。

之後我什麼也不知道，全忘記了，留下的結果是我渾身舒坦，而且醒來的時候發現我全身赤裸的跟某女生一起睡，同樣，全身赤裸。

我打開了燈，發現地上全是衣服，有兩瓶酒，床上有著無數乾了的透明液體的痕跡，還有疑似血跡。

重點在於我身旁的女生是幸子而非青子。

糟。

怎麼說呢，我內心有種東西消失了，箱子再次打開了的感覺。

箱子又一次解體了，我決不覺反感。

我望著正安詳的睡著的幸子的可愛睡相。

還真夠暴力。

我輕撫她的揉順的頭髮，她輕輕發出呻吟聲。

站起來了。

我感覺到我可以再戰（笑）。

不過免了，這狡猾的睡美人想必也累了——

啊，醒來了。

「小祐」

「幸子。」

被我叫她的名字，她馬上臉紅了，隨即一陳尖叫傳來耳裏。



「你記得多少？」

「就是你餵了我兩次酒，之後就沒了。」

她莫名地鬆了口氣。

呃？

我感覺到我失去的記憶中有什麼超讚的東西

她雙手繞過我的脖子抱住我了，大概只有A的胸部壓在我身上。

克制

「那就好了。」

「呃？」

果然我錯過了！

不要緊的，錯過了，再來過不就行了嗎？

「幸子。」

「怎麼了？」

「不如再來過吧。」

「不要！」

她抱得更緊了。

我開始玩弄她了。

「我說，那時候我雖然看不清楚，不過你努力引誘我還真是——」

「啊！你果然記得！」

她打我了。

「原來是真的？！」

「你果然記得！騙子！」

「不啦我只是說話看！」

「好害人啊給我忘了！」

「都說了我不知道——！！」

幸子鬆開手了。

「真的？」

「真的。」

她注視著的雙眼。

果然好可愛。

「你都在看哪！」

「這麼誘引叫我不準望是何等程度的懲罰！」

認真，她雖然偏向貧乳，可是配上她的美顏和幼細身形，卻是剛剛好。

「呐。」

「嗯？」

「我該怎樣稱呼你？」幸子問。

是呢，好問題。

青子都不在了，爭奪問題一早完了，說實話可以當回田中祐。

只是有點不捨得卡特爾的身份。

「果然還是卡特爾吧。」我說。

「那麼，請多指教了，小卡。」

小卡。

也不錯呢。

「話說，請多指教果然是要再戰幾回吧！」

「才不是——！！」

【完·β線完】

# 後記

大家好，我是路人甲。

這小說我起初是於IG開始連載的，那時我寫了個後記，就是你們看到的間記。

那個間記當中提過「二周目」，大家可以想成通往兩個不同結局的分歧點，最後完的時候我寫了【β線完】不是嗎？

恭喜你，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不過這小說有兩個結局，想去看的話去我的IG找吧！啊，在那之前先去看我的作者簡介。

這個結局簡單點來說就是兩邊都自暴自棄，然後用酒和性愛解決問題。

要說哪個結局寫得更好，觀感上這個較好，內容上卻覺得那邊的那個較好。

還不快點追蹤我的IG？（笑）

本來聽說箱子變得打不開了  
是以番外的形成寫的，很快便覺得可以直接拿來用，大家便看到一堆似懂非懂的比喻了。

我有寫讀者說看不明白，不知大家是怎麼想的。

說白了，看完這結局大家也許有些地方是不明白的，所以快看我的α結局！

那個結局本來就是為了幫大家解謎而寫的，無論如何都該是那個結局較好才對。

算。

鳴謝的時間到了。

——可我不打算開名。

這小說如果不是某人用某些非常難懂的方法叫我寫，大家便不會看到這小說。

關於喝酒我也問過人，因為我不喝酒啊。

也許我以後還會寫其他小說，請大家支持。

上課期間寫後記的小小作家  
路人甲